

第一集 書畫樂康中軍

河沙黃★鎮麟麒

識相曾似

(集劇集獨)

不之，照楊·奇王

印編局聞新部防國

目

錄

一、麒麟鎮

.....

—— 三六

二、似曾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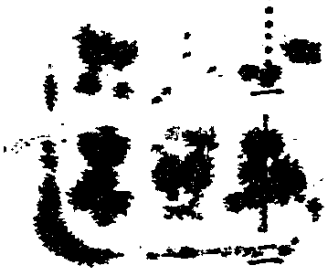
.....

—— 三四

三、黃沙河

.....

—— 二八



麒麟鎮

——一名「遊鳳戲龍」——

時 地 人

現代

「解放區」內的麒麟鎮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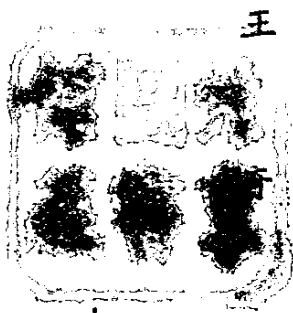
龍——匪軍隊長，一條殘暴不仁的孽龍，三十來歲的大老粗，他已經記不清曾經殺過多少人，曾經姦誘過多少少女，如果他不是因為好色甚于好德，早就成爲了不起的英雄。也許是天生的強盜命，所以他在匪軍裏倒是一個了不起的小人物。

周

挺——二十來歲的青年，英俊，健壯，有胆量，有魄力，是國軍某部隊的突擊隊長。歐陽秀鳳——十八九歲的少女，活潑，美麗，在戰亂中成長，向戰亂裏尋求人的生活，有胆，有識，智勇兼全，本來是國軍某部隊的政工人員，能歌善舞，又是一個天才的話劇演員，可是現在却是參謀處情報組織內的中堅份子。

王得標——朱隊長的勤務，一個頭腦簡單的民兵。

天主堂內的一間客室，也就是匪軍隊本部。因爲年久失修，牆泥剝蝕泰半，門窗也都朽壞不堪，除去壁上一個掛鐘，一個「毛澤東同志肖像」的像框，和幾條似通非通的紙標語，較新鮮以外，左壁窗前的書桌，右壁門邊的長椅，茶几等物，都顯得非常古老，已經不



43888

是這個世紀裏的東西。

右門通外，中門打開可以看見樓梯，朱隊長的寢室就在樓上，中門邊有一個斷了腿的衣架，亂七八糟地，掛着一些衣物。

這是一間魔窟，也是一間金屋。

場 第一場——今天上午

第二場——後天夜晚

○（窗外雨潺潺——）

○（風吹開半掩的窗簾，拍的一聲又關上了，窗簾也跟着飄動了一下。）

○（遠處，幾聲疏落的槍響。）

○（鄰室，有鞭打的聲音，接着就是一聲刺耳的慘叫，然後，寂然了。）

粗壯的聲音（在鄰室）噴水，他媽的，裝死！

○（噴水聲。）

（少頃，受刑者在慘厲的呻吟裏甦醒。）

○（又是鞭打的聲音）

粗壯的聲音 好了，把他推出去。

（右門開了，一隻焦黃的手推出一個遍體鱗傷的青年，踉蹌地，倒在門邊矮椅上）
（一個粗壯的身體也跟着出來了，他是匪軍的頭目朱隊長。）

朱 (尖刻地) 怎麼樣？滋味還算不錯吧！

青年 (咬緊牙關，瞪了他一眼) ……………

朱 (走向寫字台，拿起桌上的一枝手槍，看了一下) 嗯，這桿傢伙倒是來路貨，犧牲了三個弟兄，抓到你這麼一個「反動派」，也倒值得，怎麼樣？(坐下，慢悠悠地) 說？還是不說？

青年 (用手掠一掠散亂的頭髮，冷笑。) ……………

朱 有種！受了這麼多刑，吃了這麼多苦，你他媽還是實棒搥灌米湯，來個寸水不進！啊？一句話也沒有？

青年 (得意的笑了出來) 哈哈！

朱 (惱羞成怒，拍的一聲，把手槍砸在桌面上) 你他媽的要是真有種，挨揍的時候就別哼唧。

青年 (怒目而視，嘴角掛下來，又是幾聲冷笑) ……………

朱 (餘威復振) 你說，你們的番號是什麼？你們的裝備怎麼樣？你們司令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聽說，最近你們中央軍就要出擊，是不是？你說！

青年 (舒展了一下身體，在長椅上坐正了) ……………

朱 你說，你們這次出擊的兵力是多少？你們左右翼的番號是什麼？還有，你們的陸空連絡的記號也得好好的告訴我，否則……

青年 (輕蔑的一笑，隨手伸到椅旁茶几上，預備拿——)

朱 (拿起桌上的手槍，戒備地) 不准動！

青年（若無其事地，拿起几上的一包香煙，看看什麼牌子，抽出一枝，吊在嘴唇上）……

朱 好吧，抽一枝，讓你想。

青年（慢吞吞的用手往衣袋裏掏——）……

朱（突然緊張地，舉起槍，站了起來，猛喝一聲）別動！

青年（望了他一眼，依然慢吞吞的從衣袋裏掏出一包已經壓扁了的火柴）……

朱（無可奈何地，吐出一口氣）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青年（擦了一下，用火點着煙抽了起來）……

○（窗外，雨疏風細！）

○（外面，鑼鼓聲喧，姊妹團，兒童團在唱着：「天上有顆掃帚星，地上有個中央軍，中央軍，真要命，衝鋒陷陣都起勁，哪呼依呀嗨呼嗨，碰見了中央軍，要倒運嗨呀呼嗨呼嗨！」——歌譜附後——。歌聲由遠而近）

朱（推開窗。傾聽）……

○（歌聲由近而遠，繼續唱着：「天上有顆武曲星，地上有個八路軍，八路軍，要拚命，砍盡殺絕中央兵，哪呼依呀嗨呼嗨，中國翻身老百姓走大運嗨呀呼嗨呼嗨！」）

朱（悠然神往，隨口也哼起最通俗的秧歌調）56 56 161 | 51 65 323 | 36 53 212 | 25 32 161

1 161 | ……（正預備隨着自己的歌聲，把身體扭舞起來，忽然想到面前還有一個難以對付

的階下囚，不禁興味索然了，轉身）抽够了吧？該說了！

青年（噴出一口悠長的煙，拋去煙蒂，又伸手拿起那包香煙，預備——）……

朱（走過去，一把把香煙搶過來，砸在地上）你他媽的是什麼玩意！

青年（撲撲身上的灰土，拿起茶几上的那包火柴，預備往衣袋裏裝）……

朱（一巴掌打過去，一盒火柴撒了滿地，厲聲）他媽的，說！

青年（一伸懶腰，打了一個哈欠，閉上眼睛，睡了）……

朱怎麼？（怒不可遏了，一手擎槍，一手抓住青年的衣領，咬牙切齒地）你要是再不說，我就一槍斃了你，看你還裝他媽的什麼洋相。

青年（依然故我）……

朱（一拉槍機，子彈上膛，想一想，覺得還不是開槍的時候，終于把槍放入衣袋，舉手打了青年一個耳光）說！

青年（睜開眼，還是什麼話也沒有）……

朱（怒極，一把把青年拉起來，又推倒在椅子上，咆哮地）王得標！

朱（跟着「有」的一聲，右門開開，走進一個衣帽不整的民兵——他就是王得標。）把他拉出去，揍！

青年（王得標一把抓住青年的臂膀，往外就拉）

青年（甩開臂膀，沉重地）滾開，老子自己有腿！（站起來，顛巍巍地走向右門）

朱 站住！你他媽總算是開了金口了，我還當是你爸爸積了什麼德行，修了你這麼一個好嘍叭兒子。（向王得標一昂頭）出去，（王得標下，向青年一點頭）過來。

（冷冷地）唔！

朱 （厲聲）過來？

青年 （陰陽怪氣）幹什麼？

朱 （欲擒故縱，和顏悅色地）好吧，祇要你肯開口就好辦了，我們正正經經的談幾句。那麼你檢好的說，我聽着。

青年 別那麼直眉瞪眼的，說起來我們都是拿槍桿的同行！

青年 同行？哈哈！你們共產黨是一羣殺人放火的土匪，誰同你同行。

朱 （報顏以對）難道你們就不殺人？

青年 （正氣凜凜）我們殺的是敵人！

朱 敵人？

青年 唔！敵人！你們這羣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抗着什麼「民主」「解放」的招牌，儘做些殺人放火的勾當。什麼「鬥爭」「清算」，什麼「光榮參軍」，「肉體慰勞」，你們簡直把老百姓當豬，當狗，當畜生一樣看待，（越說越激昂）你們是土匪，你們是赤色漢奸！你們是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老百姓的敵人！（稍停）爲了老百姓安居樂業，爲了國家的和平統一，我們要剿滅你們這一批土匪！剿匪，是愛護祖國愛護同胞的中國人共同的責任！

朱 (嗤之以鼻) 哼，你別忘了你的性命還抓在我的手裏。

青年 嗯！我知道。

朱 知道就好，我問你，你到底叫什麼名字？

青年 名字？你問大爺的名字？你配問嗎？

朱 我問你，你們那兒有一個什麼戡亂突擊隊是不是？

青年 幹什麼？

朱 聽說那個隊長姓周，名字叫周挺，對不對？

青年 怎麼樣？

朱 我看你很有點像那個姓周的王八蛋，你說，你是不是他？

青年 (沉着) 我是他？

朱 (節節推進) 唔，瞧你的槍法，你的胆量，跟你的這張什麼也不肯說的嘴，很有點像他。

青年 我像他？(冷笑) 假如我像他，怕你的腦袋早就跟賴子分了家。你難道沒有見過周隊長？

朱 (狠毒地) 哼，我要是見到他，不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就他媽不是人揍的！我們吃了他多少虧，死在他手下的弟兄，少說些也有百十來個。

青年 唔！恐怕你就是他的最後一個！

朱 放你媽的屁，你說，你到底姓什麼？

青年 姓什麼？(冷笑) 撒泡尿照照，瞧你這付尊容！

朱 (又暴躁了，抓住青年的衣領，搖撼了一下) 你說，你到底是誰？

青年 (慢悠悠地) 我嗎？

朱 (怒吼) 說！(拍的一下，又打了青年一句耳光)

青年 我——(是可忍孰為可忍，厲聲) 我是你老子！

朱 (怒髮衝冠) 王得標！

(其實王得標已經進來了)

朱 拉出去，活埋！

報告隊長，外面有——有一個小娘兒們要見你。

王 小娘兒們？(放開手，驚詫地) 是個什麼樣子的小娘兒們？

朱 什麼樣子？(囁嚅地) 報！報告隊長，就——就是那個……。

王 (不耐) 問你長得漂亮不漂亮？

朱 問我？(莫明其妙地) 我——我長得沒有隊長漂亮。

王 放你媽的屁。

朱 是——是。

王 我是問她，那個小娘兒們長得漂亮不漂亮？

(恍然大悟) 呵，說她。在鎮上你不是見過的？她時常到麒麟鎮來買東西，隊長幾次要她進來坐坐，她老實不肯來，還這麼——(以手作勢，掠起衣角往嘴上咬，羞人答答地) 這麼怪

朱 不好意思——就是那個小娘兒們。

王 (喜形於色) 哦。就是她？去你媽的，快請，快請！

朱 (望了望青年，遲疑不決地) 這——這——

王 去啊！

朱 這個——這個傢伙？

王 去啊，去啊！

朱 報告隊長，你是說把他活埋？

王 活埋？放你媽的屁，叫你快點把那個小娘兒們請進來，我幹嗎要把她活埋？

朱 不是的，報告隊長(指着青年)我說的是他。

王 他？(這才明白過來，自己也覺得有點可笑) 他媽的，真煩，把他先拉出去，看起來再說，

快！

王 是！(向青年)走！

青年 恭喜，恭喜，你們隊長走上桃花運了！

王 (一掌把青年推出去) 滾你媽的蛋。(下)

朱 (一位不速的女客，對於朱隊長倒是一番奇遇，也難怪他有點激動，趕快把桌椅擺正，書桌上零亂的什物整理好，拿起桌上的小鏡子照了一照，把衣領的扣子扣上，然後轉身把窗子關起，這時，身後發出幾聲羞見生人的笑聲，轉過身來，覺得眼前一亮) 啊！

朱 (原來那位女客已經站在右門門邊)

女 (滿面春風) 小姐，請——請進，請進！

朱 (羞不自勝，又是一串銀鈴似的笑聲)……………

朱 沒關係，請進來坐。

女 (一手握了簪梢在嘴咬着，慢慢走進來)……………

朱 請坐，請坐。

女 (嬌羞地) 隊長，有你在這兒，我那兒敢坐。

朱 別客氣，別客氣，(情不自禁地，想用手去拉她，她却讓開了) 坐——坐。(飽餐秀色) 今天
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上兩回要你進來坐，你都不肯來。

女 那時候，咱們還不大熟悉呀。

朱 對，現在咱們是很好的朋友了。(凝望着她)

女 (徐徐地坐下) 咦？你為什麼老瞧着我？

朱 (聽而不聞，色迷迷地，注目而視)……………

女 隊長，你請坐。

朱 (依然故我)……………

女 (嬌嗔地) 怎麼啦。隊長！

朱 (魂靈兒猶在半天) 啊？

女 你請坐啊！

朱 （醒了過來）啊？哦哦——（赧顏）坐坐，我也坐。（坐下）

女 （環視屋內）你這屋子不錯啊！

朱 唔，還不錯，本來是天主教堂，在這鎮上算是最好的。

女 你太舒服了，隊長。

朱 舒服嗎？光桿兒一個，怎麼舒服得了，還不是窮湊合。這兒什麼都好，就是沒有一個稱心如意的……（欲言又止，祇好哈哈一笑）我們已經是老朋友，老同志了，可是我還沒有請教小姐尊姓。

女 我姓周，我家就住在離這兒十來里地的周家莊

朱 周家莊？昨天我們還在那里跟中央軍拚了一陣子。

女 噫呀，禍就那麼闖起來的！

朱 闖了禍？

女 你們霹靂啪啦，打了一陣子走了（哀怨地）我們老百姓可遭了殃呵。
朱 怎麼着？

女 後來中央軍，找上門來了。硬說你們八路軍是我們家引來的。

朱 這可是天大的冤枉。

女 可不是。（作哭狀）有理講不清，他們就把我弟弟……

朱 怎麼樣？

女 給，給槍斃了！（假哭）

朱 真是慘！

女 隊長，今天我就是來找你幫忙的。

朱 （義形于色）沒問題，沒問題。要我幫什麼忙，你儘管說罷。

女 我們那兩不管的地方，成天不安靜，我媽胆又小，所以我們想搬到麒麟鎮來住。不知道你肯

不肯答應？

朱 （驚喜過望）那好極了，沒問題，沒問題。我可以保護你。

女 （大喜）啊？真的嗎？隊長，你可別騙我！

朱 騙你？我要騙你，就是——（以手作勢）這個！

女 真的？啊，隊長，你太好了。

朱 （趁勢握住女的手，色迷迷地）你也太好——太好看了。

女 （撒嬌）隊長，瞧你，你總是損人家，我不來了！（嬌勢把手抽回來）。

朱 （大獻殷勤）你搬到鎮上來住在那兒呢？要房子我這兒有的是。

女 不，我有親戚在鎮上可以住。不過……以後我可以常常到這兒來玩嗎？

朱 可以可以，歡迎歡迎！

女 不過，門口那些站崗的……

朱 沒關係，沒關係，（向外）王得標。

（王得標應聲而至）

朱 （神氣活現）吩咐門口衛兵，周小姐以後進來，不准留難。
王 是。

女 （乘隙而入）還有——隊長，我把家搬進鎮口的時候……

朱 對：（向王）還有——命令鎮口哨崗，凡是周小姐搬進鎮來的東西，也不准留難。
王 是。

朱 怎麼樣？周小姐，我待你不錯吧！（又趁勢拉起她的手撫摸着，情急地）我，我真是太——

女 太——（忽然一眼看到王得標還呆立在那兒，怒喝）渾蛋，還不替我滾出去。不叫你不准進來。（王下）

女 （伸伸舌頭）瞧你對部下多麼狠。

朱 （情不可遏）可是我對你真是太——太——

女 （眉頭一皺）唉！

朱 怎麼又歎起氣來了？

女 （像煞有介事）我——我又想起我弟弟來了。

朱 死了就死了，傷心又有什麼用處？

女 （瑩瑩欲淚，又趁勢把手抽回來，用手絹擦眼睛）沒有了弟弟，我傷心，我媽更傷心！

朱 (想起來了) 你想不想報仇？

女 我為什麼不想？我搬到鎮上來，就是想報仇的。

朱 你認得殺你弟弟的兇手嗎？

女 怎麼不認得？二十來歲，瘦瘦的，長頭髮，高鼻樑，額上有一塊槍疤。

朱 (想了一下) 唔，莫就是他罷？我今早正抓了這麼一個兇犯。

女 怎麼，真的給你們抓來了？

朱 嗯，聽說他就是中央軍突擊隊的隊長呢。

女 偷雞隊？

朱 不，是突擊隊，不是偷雞隊。

女 不管他是偷雞隊也好，偷鴨隊也好，隊長，請你馬上就把他叫出來，讓我看是不是他；如果真是他，我非把他打死不可。

朱 行！(向外) 王得標。(高聲) 王得標！

朱 (王得標由右門上)

朱 把那個傢伙帶進來。

朱 (王下少頃，推青年上)

青年 (一眼看到她，驚詫萬分) 哦……你，你……

女 (情忒智生) 你還識得我嗎？你也該倒霉了！(咬牙切齒地) 昨天你殺死了我的弟弟，今天

青年 我就要殺死你。（跳到青年面前，暗以目示意，舉起手來打了他一耳光），你這狗東西！（會意，一瞪眼，強橫地）你敢打我？好！

女 （嚇得退後兩步）你——你居然還這樣兇！朱隊長，把你的槍借給我！

朱 好！（交槍給女，忽然又改變主意）呵，慢一點。別這麼便宜了他，我還有許多口供要問的。

女 也對，還是慢慢地收拾他，給他多受點罪。（轉身）我告訴你，從今以後我可不怕你們了。剛才隊長已經答應我把全家搬到鎮上來。你耐心等一等，我總會想法子送你回老家的，我要親手殺死你，替我弟弟報仇。

朱 好，就這麼辦，王得標，把他帶下去。
青年 好，我等着你。

王 去你媽的！（一脚把青年踢出去，由右門下）

女 隊長，真巧極了，正是他，將來判刑的時候，我一定要親手把他殺死，而且叫我媽也看着。隊長，你看怎麼樣？

朱 可以可以，我一定把他交給你。

女 那你可不能不給我知道就殺了他呵？
朱 那當然。

女 （玩弄着槍）你這枝槍真好。

朱 (就心地) 留心點兒，招呼走火。

女 (忽然把槍對準朱) 別動，把手舉起來！

朱 (驚惶失措，舉起手，口吃地) 你——你你——

女 (命令) 退後兩步！

朱 (祇好退後兩步，懷喪之至) ………

女 再叫我一聲！

朱 (草明其妙) 叫——叫，叫什麼？

女 (慢悠悠地) 前天在鎮上蘭亭茶館叫的，你就忘了？

朱 (不敢放肆) 這——這這——

女 (逼) 叫啊，這有什麼難為情的。

朱 (果然有點難為情，滿臉通紅，莫知所可) ………

女 (威嚇) 小心點，槍子是沒有眼睛的。

朱 別別——(螻蟻尚且貪生，祇好視顏以從，雖然聲音有點顫抖) 妹——妹妹！

女 (清脆地) 嗯，(忽然縱聲大笑，放下槍，倒坐在長椅上) 哈——

朱 (瞠目以對，莫知所云) ………

女 (笑着站起來) 哈哈，瞧你嚇成這個樣子！(走到朱面前，把槍放到他的手上，拍拍他肩頭)

朱 我是跟你鬧着玩兒的。

朱 (如釋重負，深深地吐出一口氣) 嗟呀，可把我嚇慘了，這是能鬧着玩兒的？瞧你這頑皮的

孩子！(把槍收起)

女 好，我得走了，明天見罷。

朱 別，別走，還坐一會兒。

女 不，我要回去了，媽等着我的回信呢。

朱 那麼——(依依不捨) 那麼你什麼時候再來？

女 明天！

朱 明天？

女 嗯！

朱 (伸出一個指頭) 一句話。

女 (也伸出一個指頭) 一句話。

朱 好，那麼再叫我一聲好聽的。

女 (一鞠躬) 隊長老爺，再見。

朱 不對不對，我叫你妹妹，你該叫我什麼？

女 我嗎？你聽着——(清脆地) 哥哥。(隨着一串笑聲向外跑去)

朱 嗯，(心花怒放，不禁狂笑不止) 哈哈……

(笑聲隨舞台燈光，漸暗漸底，以至於——)

(舞台全黑。)

(黑暗中遙聞「正月正」望燈調秧歌：(歌譜附後))

「正月呀裏來呀，是新春呀！想起呀我兒子，當八路軍，離家鄉，跑遠方，全莊裏呀，都說我好母親，可惜我兒送了命，咿呀呀呼嗨，真叫我好傷心呀，唉唉呀呼嗨！」

(歌聲漸遠。)

(靜悄悄地。)

(少頃——)

(笑聲隨燈光漸明漸高，以至於——)

〇(笑謔聲，吵嚷聲，碰杯聲，喝酒聲，猜拳聲，夾雜着色情的呼吸，淫浪的笑語，亂七八糟的從樓上傳下來。)

(舞台上空落落的，還是兩天前的樣子。)

(祇有窗外多了一灣新月。)

(這時，我們可以聽到樓上有——！)

粗野的聲音，靜一靜，靜一靜，現在我提議，請咱們的勞動女英雄姊妹團團長馬寡婦同志唱一段「馬寡婦開店」。(於是開笑聲，拍手聲)

○沙啞的聲音，對，我贊你的成。

○尖銳的聲，我通你的過！

○女人的聲音，去去，去你的，我又不開什麼店，我不會唱這個。

○朱隊長的聲音，你啊，你不開別的店，你開的是肉店，哈！指導員，你說是不是？

○粗野的聲音，對，指導員，瞧你的，她要是不唱，罰你五十大杯。

○女人的聲音，幹嗎呀，你瞧他已經醉成這個樣子，你們忍心灌他，我可——

○尖銳的聲音，噯，你的媽，我的肉麻，我的肉麻！

○沙啞的聲音，好傢伙，這米湯灌的多够勁！（學腔）你們忍心灌他，我可——

○朱隊長的聲音，（接腔）我可捨不得我這個寶貝心肝的小冤家。（又笑成一片）

○女人的聲音，別這麼打打鬧鬧的，唱就唱，我再唱一段「四季相思」，好不好？

（衆人喊好，拍手，馬寡婦唱歌，樓上也就靜了下來。）

（這時，少女從門外蹣跚走進，走到中門邊，向下聽了一下，輕輕把虛掩的門闕上，把歌聲關斷了，再走向右門，向外吹了一聲口哨，青年從門外探進身來，看看屋內，遲疑不決）

女（低聲）進來啊，屋裏沒有人。

青年（低聲）他們呢？

女（低聲）都在樓上，已經醉得差不多了，現在正在聽那個濫污貨唱歌呢。

青年（低聲）你把我偷偷的放出來，要是那個看守我的王德標——

女 沒關係，他早就給我灌醉了。

青年 (感激) 鳳，你的胆子真大，要不是你來了，我怕已經……

女 別說了，爲了你，不也就是爲了工作？

青年 鳳，你是我們光榮的同志。

女 隊長，你——

青年 得了，還是叫我的名字，我問你，你們都準備好了？

女 都佈置好了，他們正在等我們的三聲信號槍一響，就動手佔領全鎮（從手提包裹掏出一桿手槍交給他）這桿槍給你用，（看壁上掛鐘）等半小時，我們向空連開三槍，他們就會知道的。

青年 (接過槍) 連開三槍？

女 對了，這是我們約定好的信號。

青年 我們的傢伙都運進來了？

女 昨天利用搬家把所應用的輕機槍，衝鋒槍，和手榴彈都運進來了，神不知鬼不覺。

青年 這般共產黨是殃民有餘，禍國第一，瞧那個什麼朱隊長色迷迷的祇想轉你的念頭，一會功夫還不是成了我們的槍靶。

女 可不是，他有意不辦你，就是怕我不上鉤，他以爲我真要報什麼仇呢，真是天曉得。

青年 這樣一來，正好給我們來一個一網打盡。

女 那天你是怎麼給他們抓住的。

青年

爲了這次圍剿，我想確確實實的偵察一下這兒的情況，想不到在鎮口就被他們識破，雖然打死了他們三個，結果還是被他們抓住。

女

當時我聽說你被俘虜，真把我急壞了！（情深似海）如果失去了你，你想，我能甘心嗎？雖然他們極力阻止我，我明知道到這兒來是萬分危險。可是我顧不了那麼許多，因為能夠和你在一起，就是死，我也是瞑目的，何況還負有這麼重的任務。

青年

（感動）啊，你真是太偉大了，鳳，我真不知道應當怎樣感謝你！（忽然一轉身）你聽，好像有人下樓來了。

女

（傾聽）唔，你趕快藏在門外去，等到聽見我的口聲你就進來接應，現在讓我來對付他們！（青年下，自己坐到椅上，怪寫意的樣子）

（中門開了）

朱隊長的聲音（醉聲醉氣）妹妹呢？我來找妹妹去。

（朱踉蹌地跨進中門，手裏拿着一隻酒瓶，和一隻酒杯）

朱

（醉眼模糊，在室內尋找）咦？我的妹妹，我的——小心肝，小寶貝——那兒，那——那兒去了？怎麼一會兒功夫就讓她——讓她跑了？（一溜歪斜地，走向窗前，向外）妹妹妹妹！

（失望，轉身咕嚕着）他媽的，這個小妖精！（抬頭看見她，喜出望外）在這兒？啊，在這兒呢！我的小心肝，小寶貝在——在這兒呢，妹妹，來來——（奔過去）

女

（用手絹蒙着鼻子，虛與委蛇）瞧您又喝醉了。

朱 醉？哈哈，憑我朱隊長還會喝醉？我沒有醉，就是再喝他媽的百十來斤，我也不會醉，來來來，我們乾一杯——（搖搖幌幌地倒滿酒杯）來來！乾，乾！

女 （讓開厭惡地）瞧你滿身酒臭，還說是沒有醉。

朱 酒臭？噯——香，是酒香（一仰賴子，杯裏的酒又乾了）啊，香，真香！（又倒滿一杯）你

不信就來嚐一杯——嚐一杯！

女 （躲過他遞過來的酒杯，無可奈何地）信，我——我信。

朱 那麼你說，這酒香——香！（又要遞過酒杯）

女 （讓開）好，香——唔，真香！

朱 （樂極）哈哈，香——香（又乾了一杯）還是我的妹妹聽話！（又倒滿一杯）來來，我們來喝一杯交杯酒，交杯酒——

女 （一手攪翻酒杯裏的酒，一手搶過酒瓶，趁勢把他推倒在長椅上）得了，得了，還是坐下來休息一會兒！

朱 （還想掙扎着爬起來）來來，我們來喝一個交杯——交杯——（拿着空酒杯往嘴邊送）

女 （又把他按倒，奪過酒杯，連酒瓶放到桌上，拍拍他的肩頭）靜靜的躺一會兒，啊，好孩子，別鬧了。

朱 你叫我躺一會兒？

女 對了，（從衣架上取下華服，大衣，雨衣，軍帽，綁腿等，亂七八糟地蓋滿了他一身）安靜

點，好好的睡一個好覺，酒就會醒的。

（意想天開了）睡一個好覺？

唔，睡吧！

（神往不置）睡一個好覺！（興奮）對了，我們倆今天來睡一個好覺。什麼？

（色情地）你陪着我睡好不好？

好的，我就坐在這兒陪着你（在書桌前坐下）

不，我是說，你——你今天晚上就別——別回去了，（嘻皮笑臉）好不好？

（嬌羞）唔——不嗎！

不？不成，不成，今晚我就不放你走，前天讓你跑了，昨天你不肯，今天我可要——瞎說，我媽等着我呢！

等着你，我老早就等着你了——（色情地）等着你陪我，

（嬌嗔）去你的。

說真的，今晚你要是答應我，明天一清早，我就把那個中央軍交給你，隨你把他怎麼樣。（故作驚喜）真的？

當然是真的。

你會騙我的。

朱 (急了) 我要騙你，就是這個——(以手作勢)

女 不，你得賭一個咒。

朱 好，我要是騙你，一會兒就死在你的面前。

女 (像熬有介事地，用手蒙住他的嘴，埋怨) 誰叫你賭這麼狠毒的咒！

朱 (飄飄然) 那麼你答應了？

女 (羞) ……

朱 說呀！

女 (笑) ……

朱 怎麼不說呀？

女 (千嬌百媚) 瞧你真煩死人了！

朱 (喜極若狂) 哈哈，答應了，答應了，我——我不是在作夢吧？(摸摸腦袋，咬咬嘴唇)

女 清醒白醒的，那兒是作什麼夢！

朱 (忽然跳起來，向她撲過去) 哈哈——(被他一手又推倒在椅子上)

女 叫你安靜點，安靜點，(指樓上) 給他們看見了，像個什麼樣子！

朱 沒關係，他們一個個都醉成死豬了。

(看到他腰上掛的那桿左輪鎗，眉頭一縐，計上心來) 深更半夜的，還掛這個幹什麼，望着怪怕人的，我來替你解下，放到桌上，好下好？

朱 也好，可是你別再拿着它嚇唬我呀。

女 那兒的話呢！（替他卸下槍）你想，我現在還忍心嗎？

朱 （樂不可支）哈哈，你真有良心。

女 把槍就放在這書桌上吧。（有意把槍從桌邊推到地上）噯呀！（俯身摸索了一會，纔把槍拾起，好好的放在桌面上）這桿槍真重。

朱 （醉步蹣跚地，走到她的身邊，想抓住她的手）你，你真——真好看！

女 （讓開）我來倒杯水給你醒醒酒，這麼醉里呼嚕的我可不……

朱 （渾淘淘）我沒有醉呀！

女 誰說的。（走過一邊，預備倒水）

朱 （隨手拿起桌上的一個生梨，用手一抹）我吃這個。

女 （搶下生梨）瞧你，這麼醉的東西，連皮也不削，就知道往嘴裏送。

朱 沒關係，沒關係，我們還是快點吧。

女 瞎說，讓我來替你削皮。

朱 瞧你多麻煩。（想去搶梨）

女 別動，（拿起桌上的小刀）

朱 （又想去拉她的手）你這手真——真白！

女 去，你要是再動手動腳的，我可要用這小刀子扎你了。

朱

(涎臉)你扎，你扎！

女

替我坐到那邊去，不然我可要生氣了。

朱

(賴皮)你——你——

女

(把刀往桌上一擡，賭氣地)你要再這樣，我馬上就走。

朱

(屈服)好好，我坐，我坐。(坐到長椅上)

女

唔，這纔是一個乖孩子。(開始削梨皮)

朱

(無聊的哼起秧歌來，忽然想起了)我，我想起來了，剛才我跟他們學會了一隻上海時髦小調，真他媽的够味，我來唱給你聽好不好？

女

(要猴子)好啊！

朱

這隻歌的名字，我記得是叫什麼「愛的——」！「愛的波折」，你聽啊！(咳嗽幾聲，怪聲怪調的唱起來，甚而至于用跳秧歌舞的舞步，一扭一扭的載歌載舞)

女

(削好梨，等他唱完一段。把一片梨塞在他的嘴裏)唱得好，賞你一片生梨。

朱

(咬着梨，情急地)來來——(張開兩臂，餓虎擒羊似的撲過來，想抱住她)

女

(讓開，向他身後一努嘴)你瞧。

朱

(原來王得標已經神色沮喪地走了進來)

王

(轉身，咆哮)渾蛋！

朱

(驚惶失措)不，不是我。

朱王（怒吼）放屁！

朱王（誠惶誠恐）是，是，隊長。

朱王（抓起削好生梨，向王拐去）滾出去。

王女（口吃）報——報報報告隊長隊長，那那那個姓周的小小小雜種……胡說。

王不——不——不敢。

朱王（有點奇怪）你說那姓周的怎麼樣？說！

王（顫抖）他——他他他跑了。

朱王（酒醒了一半）什麼？（拍的一下，打了他一耳光）怎麼跑了的？渾蛋。不——不知道。

朱王（又是一句耳光）他媽的，你不知道誰知道？

王剛才我喝喝喝了一點酒，胡里胡塗的就睡了，等——等——我醒過來的時候，人——人——已經跑了，報報報告隊長隊長。

朱你是怎麼醒的？

王是——是警衛班毛——毛——班長把我推醒的。

朱他把你推醒幹什麼？

王他——他——他說，情——情——情報員來來報告，那個姓——姓——姓周的就——就——就是突擊隊隊長隊長。

朱 (大驚) 怎麼？他真的就是周挺？(回頭望望女)

女 (知道戲已往作得差不多了，看看壁上掛鐘，距離發動的時間祇有幾分鐘了，於是恢復了本來面目，坐在那兒微笑着)

朱 你說，還有什麼？

王 報報報告，聽——聽說他他們突擊隊的人都到了鎮上。

朱 (震驚，神志已清) 什麼？你再說一遍。

王 據情情情情報員說，他們都都都是帶了傢伙的。

朱 (大驚失色) 真的？

王 還——還還有……

朱 (急了) 還有什麼？快說！(大罵) 他媽的，你們這羣死東西是幹什麼的，就這麼放他們進來？

王 報——報告隊長。這這這這不能怪我們。

朱 他媽的，你還敢強辯？(一掌沒有打着，就踢了王一脚) 渾蛋！

王 因——因爲……

朱 因爲什麼？你說！

王 報——報告隊長，小小小小人不敢說。

朱 有什麼不敢說的，說！

女 (慢悠悠地) 我們可以睡了。

朱 (爆發) 去你媽的，瞧你今天還能逃出我的手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女 (遊戲三昧) 我不是早就答應你，答應陪你一夜嗎？

朱 (氣極) 誰他媽還要你陪，老子今天不斃了你，就他媽不是人。(抓起桌上手槍，對準她，慢慢走近) 怎麼樣？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女 只有一句。

朱 (厭煩地) 快說。

女 再叫我一聲「妹妹」。

朱 (羞憤交加) 去你媽的！(一咬牙，一扳槍機，拍的一聲，沒有響，再扳一下，還是沒有響，詫極) 咦，怎麼了？

女 怎麼了？怎麼還沒有死？

朱 (檢查槍膛，自語) 我明明是裝上子彈的呀。

女 我想也許是掉到地下去了罷。剛才那枝槍不是掉下去一次的，子彈也許是掉出來了。裝好的子彈會掉出來？你別再「油」嘴，準是你把它掏出來了。

女 那末請你自己去拾起來罷，我在這兒等着你。

朱 (朱當真屈身去找子彈。女走到門邊吹了聲口哨，青年暗上)

青年 (持槍站在朱的身後，猛喝一聲) 站起來！(朱立起) 把手舉起。

朱 (震驚，祇好慢慢的把手舉起來，顫抖)……

女 哈哈，你怎麼了？

朱 (臉色慘白，股慄欲墮)……

女 (向朱，嘲諷地)隊長，你這麼舉着槍，不太累了嗎？還是讓我來替你代勞……(正要從朱的手裏取下槍來，突然——)

(王得標持槍，由右門急進，青年趕快掉轉槍口——)

(「砰」的一聲，王中彈倒地)

(朱乘機欲搶青年的槍，而青年先發制人，很敏捷地，又掉轉槍口——)

青年

別動，你這共產黨的走狗！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想想你們給了老百姓多少痛苦？勝利之後，你們要不逞兵作亂破壞交通，攻出國軍，使成千成萬的人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現在大家該何等的安靜，快樂？(恨極)你們究竟從的什麼心？

朱 (可憐巴巴地)請，請你饒了我罷。我也是被壓迫，不得已。

女 別跟他嚙囉了，

(「砰」的一聲，朱中彈倒地)

女 (掏出手槍)再補上一槍，算是我們的信號。向朱屍放一槍)

(屋外槍聲四起)

青年 開始了，(趕快收拾起王的快慢機，兩手擎兩槍。向右門外警戒)

女 (也拾起朱的手槍，向外傾聽，微笑) 開始了！

青年 你真好，(讚歎地) 你真勇敢！

女 不，你好，你勇敢！

(屋外槍聲繁密，奔跑聲，吶喊聲，呼救聲，乞降聲……)

Q 有人在裏：「不要嚷，不要跑，舉起手來就可以活命，中央軍是不打放下武器的人，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P (屋外騷動聲果然壓低了。)

(槍聲漸疏。)

女 (欣喜過望) 到底還是我們成功了！

青年 鳳，這是你的功勞：(右門外有腳步聲，掉轉槍口，厲聲) 誰？(走向門口)

士兵的聲音，(代字)「子午二十六」。

青年 (代字)「甲申」，什麼事？

士兵的聲音 報告隊長，已經佔領全鎮，人無傷亡，槍無損壞，俘虜敵人一百三十二人，完結。

女 (從手提包裏掏出一面國旗，遞到右門外) 把這面國旗掛到這禮拜堂的塔頂上去。

士兵的聲音 是。

青年 (命令) 叫他們繼續搜尋敵人，趕築防禦工事，不准妄殺一個人，不准妄動老百姓一草一木，去！

士兵的聲音 是！（腳步聲漸遠）

青年（轉身）鳳，這次你救了我，我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你才好

女 不，我救的不止是你，我救的是全鎮上的老百姓。

（屋外霹靂拍拍的響起來）

青年（傾聽）這是鞭炮，你聽，老百姓在感謝你了！

女 其實我救的也不止是他們，我救的是全匪區的老百姓。

青年（不懂）這個——

女（解釋）你是國軍中最勇猛善戰的幹部，失去了你，也就是削弱我們一部份力量，對於解救匪區的老百姓，也會受到一點影響，你說，是不是？

青年（感激地）啊，你說的太好了！你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

女 不，你是英雄，能够衝鋒陷陣，殺敵致果的才是了不起的英雄！

青年（握住她的手，感動地）啊，鳳！

女（嫣然一笑，嬌羞地）挺！

（兩人握緊手，相視而笑。）

（屋外鞭炮聲不絕，遠處幾聲悠長的雞啼。）

——幕徐徐落——

附錄一

A調 2/4

天上有顆星

秧歌

X———鼓

△———小鑼

○———大鑼

(過門)

3•3 6 2 | 1 0 | 5•3 5 6 | 1 . 0 | 6•5 1 6 | 1•2 3 5 | 2 0 | 3•3 6 2 |

1 0 | 5•3 5 6 | 1 0 | 6•5 1 3 | 2•1 7 6 | 5 3 2 | 5 0 | 6•1 6 5 |

3 0 | 5•6 5 3 | 2 0 | 2 3 5 | 2 ——— | 2 0 ||

X ——— | X ——— | X X | X X △ X | △ X | O |

1 5 6 | 1 • 1 | 2 1 6 5 | 3 0 | 1•2 3 3 | 2 1 1 | 2 1 6 5 | 3 0 |

天 上 有 顆 星 地 上 有 個 中 央 軍

$\frac{16}{.}$	1	$\frac{56}{.}$	3	$\frac{16}{.}$	$\frac{11}{.}$	$\frac{65}{.}$	3	$\frac{1.2}{.}$	$\frac{31}{.}$	$2 \cdot$	$\frac{1}{.}$	20	$\frac{xx}{.}$	$\frac{Oxx}{.}$
----------------	---	----------------	---	----------------	----------------	----------------	---	-----------------	----------------	-----------	---------------	----	----------------	-----------------

中央軍 真要命 衝鋒陷陣 都起勁 哪呼 依呀 噹 呼 噹

$\frac{1.233}{.}$	2	$\frac{11}{.}$	2	$\frac{35}{.}$	$\frac{62}{.}$	$\frac{76}{.}$	$5 \cdot$	$\frac{3}{.}$	$5 \cdot$	0	
-------------------	---	----------------	---	----------------	----------------	----------------	-----------	---------------	-----------	---	--

碰見了 中 央 軍 要倒 還噹呀呼 噹 呼 噹

——選自『戲劇雜要集』第三冊第二十五頁。

1111

附錄二

C 調

$\frac{2}{4}$

正 月 正

望 燈 調

$\underline{1\ 1\ 5\ 5\ 6\ 6\ 6\ 6}$ | $\underline{1\ 1}$ | $\underline{6\ 5\ 5\ 6\ 5\ 3}$ | $\underline{5\ 1}$ | $\underline{2\ 5\ 2\ 3}$ | $\underline{5\ 3\ 5\ 3\ 2}$ | $\underline{1\ 1\ 6\ 5}$ | $\underline{5\ 1}$ |

正 月 呀 裏 來 呀 是 新 春 呀 想 起 呀 我 兒 子 當 八 路 軍

$\underline{1\ 1\ 5\ 5\ 6\ 6\ 6\ 6}$ | $\underline{1\ 1}$ | $\underline{6\ 5\ 3\ 2}$ | $\underline{2\ 6\ 5\ 5\ 3\ 5}$ | $\underline{1\ 1\ 6\ 5}$ | $\underline{5\ 3\ 5\ 5\ 3}$ | $\underline{1\ 6\ 5}$ |

離 家 鄉 跑 遠 方 全 莊 裏 呀 都 說 我 好 母 親 可 惜 我 兒 送 了 命

$\underline{1\ 1\ 6\ 1}$ | $\underline{2\ 0}$ | $\underline{2\ 3\ 5\ 3}$ | $\underline{2\ 5\ 5\ 6\ 1}$ | $\underline{2\ 2\ 1\ 6}$ | $\underline{5\ 1}$ |

唉 呀 呀 呼 嘯 真 叫 我 好 傷 心 呀 唉 唉 呀 呼 嘯

似曾相識

之不

時：民國三十五年春

地：張家口東南二十五里之××鎮

人：杜一清，前清京師大學堂畢業，能拉、能唱、能寫、能作，現年五十八歲

杜雪英，一清女，現年十八歲，天真純潔的大姑娘

張 萍：共黨派駐××鎮政委現年二十七歲

劉一鳴：解放區××鎮鎮長三十左右

劉吳氏：劉鎮長的太太

李大姐：××鎮婦女會會長二十五歲

方翠英：××鎮姊妹團團員十六歲

孫 七：××鎮農救會會長

沈大爺：新華客店主人

民 兵：甲

乙

景：××鎮公路傍新華客店（一個供來往挑脚商人寄宿同歇脚的飯鋪）的客房。台右是店房對外面的大門，門外就是來往的大路，路傍樹立着幾株楊柳柳枝垂下來室內可以看到。門的前面靠

牆處擺着一張方桌，方桌前後，任意地擺着兩條長凳。後邊的牆上，掛着蘇聯領袖同毛澤東的像。靠近牆壁傍，直擺着一張長桌。桌的左右，擺着短凳或靠椅。左壁靠後有一門通裏面，可以到店主人的內室及客人住的房門。去門的前邊略向當中一點，也擺着一張方桌及桌傍的坐凳。這些桌凳都是供客人吃點心喝茶休息的地方。

暮啓：夕陽御山，微弱的陽光由門外映射到室內，晚風吹過，灰塵飛揚到室內。路上行人漸漸稀少。

• 店主人，沈大爺收拾着茶壺茶碗，預備休息，由遠而近的談話聲傳到室內

聲：（英）爸爸，真的我腿有些酸疼。

（清）啊啊，今天走了有五六十里，我也累了。

（英）爸爸不休息一會兒嗎？

（清）啊啊天氣不早了，啊啊啊啊休息一會也好。

（英）啊啊這兒是一個旅館；正好我們可以在這兒歇了。

（沈大爺抬起頭來聽聽後走到門邊望望。）

（清）好、好、好、我們就進去坐坐吧。

（杜雪英在前背着包袱，杜一清在後也背着包裹，手裏還拿着一把二胡，出現在門前停着，拍拍肩上的灰壁揖讓着）

沈（揖讓着）進來吧，進來坐坐休息休息。

清：啊啊，好的，好的，謝謝您（對英）進去吧。進去坐一會吧！（英走前清隨入）

沈：（讓英清走進來後，趕快向左面的桌前抹着桌子）這兒坐，這兒坐！

清：好好：（指着桌子左邊凳子向英）坐吧！

（英清將肩上包袱放在桌上清并將二胡放在包袱上坐在上邊凳上沈退到左邊的桌傍）

沈：從那兒來？

清：從宣化來。

沈：還好走嗎？

清：還好，就是風大一點，灰塵很重！（遂即蹬蹬鞋上的灰塵）

沈：啊，要不是鐵路被扒毀了，可方便了。

清：啊，是的。

沈：你們（指英）他是你的……

清：小女，（英微欠着身子略點點頭）

沈：你們是……

清：我們父女是賣唱的。

沈：（注意地看）你貴姓？好像有些認識！

清：賤姓……姓胡！

沈：府上……

清：小地方懷來。

沈：啊……（扭回身拖着沉重的腳步蹣跚地沉思着）

清：啊，掌櫃的，請問有茶嗎？

沈：有有……（下）

（清英目送沈下）

英：爸爸，這兒你來過嗎？

清：以前鐵路西邊可通包頭，南邊可達北平，從來出門不大步行，這兒沒有來過（沈捧茶壺茶碗上）

沈：胡先生，茶來了，請喝吧。

清：謝謝！（拿出手帕揩拭着茶碗，英端起壺倒茶）

沈：胡先生，你們請坐，我還要到裏面收拾東西。

清：請……請。

（沈下，清飲茶，英目送沈下，隨即走到左門邊向內看到沒有人，轉回身走到右邊桌旁）

英：爸爸，這兒離家還多遠？

清：走大路有二十五里，走小路大約有十七八里。

英：爸爸，我們可以不用裝做賣唱的吧？

清：爲什麼？

英：一路上，人家真把我們當賣唱的！

清：那不好嗎？我們目的，就要人家把我們父女看做賣唱的呀，這樣不正好避免他們懷疑呀？

英：他們把我們看做賣唱的，倒沒有什麼，我只恨那些流氓地痞式的八路官兵，遇到了就要我們唱，裝出無聊的面色，做出些無聊的動作，要我們慰勞他們！

清：唉……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英：其實我們是還鄉的，他們以為我們是外邊來的，就算是我們是外路人，他們也不應該這樣欺負我們啦！

清：（站起走到兩邊門傍望轉回來對英）雪英，孩子，這不是他們欺負外路人，你不聽見說嗎？凡是共產黨佔領的地區都是要婦女們慰勞他們！

英：我看不慣，這些怪模怪樣。（堵着嘴巴，生氣地坐到原來位置）

清：（很傷感的）唉，孩子，忍受些吧！還有什麼辦法呢？說不定將來麻煩還多呢。

英：……

清：……

英：我們不裝做賣唱的不行嗎？

清：不，孩子！只有二十多里路就到家了。忍耐點吧，免得在路上遭受到麻煩。

英：你要這樣顧慮，到了家不還是一樣麻煩嗎？

清：那只好到家里說囉……唉，真是！顛沛流離了八年，鬼子投降了，還是有家歸不得！孩子，爸爸大想家了，田園屋宇，祖宗墳墓都在故鄉，怎麼能叫爸爸不惦念呢？可是話得說回來，這次我們父女的冒險化裝還鄉，總算快到家了，到家後日子真長着呢，萬一遭受到不幸，爸爸是到了垂暮的年紀，倒也罷了，只是孩子！假使你遭到危險，爸爸真是太罪過了（言下不勝唏噓）

英：

……

清：唉！真也料不到，離鄉背井了八年，今日抗戰勝利了，還不能回家，勉強地回來了，連自己的真名姓也不敢露（無限感慨）

英：

露出了真姓名，他們會將你怎樣？

清：孩子，你不知道，共產黨到處殺「三資」像爸爸是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家中有四五頃地，而且能寫能作能拉能唱，誰不知道爸爸的名聲？要是他們知道爸爸回來了，爸爸還能活命嗎？

英：

（竊眉不振）將來的禍福，真叫人不敢設想！

英：

（沈上，拿着旱烟管含在口裏坐在後邊桌上，清英同時回頭向他看一看）
爸爸，媽媽死去快五年了。

清：

啊……是的，唉！想不到媽媽的屍骨，竟埋在老遠的異鄉。

英：

……

清：……

英：爸爸，也不必難受了吧！這也是生一處死一方，只怨命運註定了的。

清：想不到鬼子來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逃了出來，不幸的中途將你哥哥失散了，（這時沈

起身移到右邊的桌傍坐下很注意他們父女談話，清英以過度傷感，皆不覺）以後你媽媽又病了，到今日只剩下我們老父弱女，相倚爲命。如今萬里長城，依然是很雄壯的屹立着，鷄鳴山上的草色，依然是青青的，都同八年前一樣，只是山河依舊，人物全非，今日的情形，怎不叫爸爸難受呢？

（外面歌聲起）

（孫七唱）反動份子，真遭糕，只想天天瞎胡鬧，好事一點也不做，壞事做得到不少，倒不少

（唱着走進門）

（沈，清英同時向他看）

孫：沈大爺，張政委沒有來嗎？

沈：（起）沒有來，你找他幹嗎？

孫：張政委約了我們今天在這兒吃三杯，怎麼樣，白干、牙肉都還有嗎？

沈：有，有，有，啊你請坐。啊你們今天有些什麼人吃酒？

孫：（坐）沒有別人，就是張政委劉鎮長，另外還有婦女會會長李六姐，姊妹團員方家小姑娘方翠英。

沈：你們總是把他們娘兒們找來幹什麼？黑夜裏又不是白天，男女混雜着。

孫：噢，你怎麼這樣頑固？

沈：（扳起面孔咕着嘴）我頑固就頑固，你們不要興風作浪，我這樣大的年紀了，我就有些看不慣。

孫：（陪着笑臉）沈大爺，我同你開玩笑，你不要生氣，這哪裏是我找來，這是張政委的主張，要他們來慰勞慰勞。

沈：唉，真是……

英：爸爸，我們走吧。

清：好，也該走了。啊，掌櫃的，茶錢收去吧，（拿出一張一百元的法幣遞給沈）

沈：（接錢看）啊，不行，你這是法幣，不行不行，

清：怎麼？法幣你不用嗎？

沈：不是不用，茶只要五十塊錢一壺，可是通行的是抗幣，法幣一元只合抗幣四分之一，一百元只值二十五塊錢，你還要找我二十五塊抗幣。

清：那末不是還要找你一百元法幣嗎？

沈：是的。

清：（又拿出一百元）拿去吧！

沈：（接去）對不起！，啊——帶去零化吧。

清：不要客氣（與英背起包袱，拿着胡琴下）再見。

沈：慢走。

（孫沈目送清英下）

孫：這是誰？

沈：過路的，在這兒休息。

孫：那兒來的？

沈：誰管他，沒有問他。

孫：你爲什麼不盤問呢？

沈：一個老頭兒同一個女孩兒問他幹啥？

孫：（低頭尋思）

（自語）這個老頭兒好像——

沈：是誰？

沈：好像是杜一清先生。

孫：杜一清是誰？

城裏的杜家不是很有名嗎？杜一清就是前清杜太戶家的後人，他是北京京師大學堂畢業的，以前在北京城裏做事，可有本領，能寫能作能拉能唱，真是風流儒雅的人物。到了民國二十五年自己也上了年歲，就回家來了，家裏有四五頃地，爲人可好啦。慷慨好義

週窮濟貧，身邊只有一兒一女。日本鬼子來的時候，就不見了，大概是逃了，剛才聽他父女兩個談話，好像說，逃難的時候，兒子失散了，老婆又死了，可是問他姓什麼，他說姓胡，又是懷來人。

孫：姓胡，又是懷來人，那當然不是他了。

沈：也許不是……說到他，我總有些懷疑我們張政委！

孫：張政委怎麼樣？

沈：好像杜先生的兒子。

孫：你怎麼知道呢？

沈：戰前我到城裏去，常走杜家門口經過，杜家的大少，那時不過十六七歲，常在門口玩，有人指給我看，那就是杜一清先生的大兒子，長得好！

孫：他有些像我們張政委嗎？

沈：倒不是他像張政委，是張政委有些像他，

孫：我們政委今年二十七八歲了！

沈：我戰前看見的時候，有十六七歲，到現在已有十幾年了。不正好二十七八歲嗎？

孫：可是我們張政委姓張呀？

沈：所以囉，就因為他姓張，我只敢說相像囉！

孫：不要胡說八道吧！天下相像的人多着呢！

沈：我不過閒談罷了。

（張萍劉一鳴上。天已經黃昏了。室內不大看得見了）

孫：啊！政委！鎮長！

沈：請坐。請坐！

萍：政委，鎮長請坐。

孫：政委鎮長請坐。

（張萍劉一鳴在右桌上面及左邊坐下）

劉：看不見了，點個燈吧！

沈：是！是！我去點！（下）

萍：（向孫）孫會長請坐吧！

劉：請坐吧！

孫：坐！（在左桌右邊面向萍劉坐下）

萍：李會長李大姐方翠英都還沒來嗎？

孫：還沒來。大概一會要來。

劉：等一會吧

（沈捧燈上）

沈：燈來了，放在哪兒？

萍：放在這兒（指桌子上）放在這兒。

劉：白干牛肉還有嗎？

沈：有！有！政委鎮長吃多少？

劉：你準備着罷！

沈：是！是！我去準備！（下）

萍：（向劉孫）時候不早了，怎麼他們還沒來呢？

劉：怎麼樣？（向孫）

孫：一會就來，再等一會不來，我去催他們。

（李大姐攜方翠英上。進門向萍劉一鞠躬）

李：政委！鎮長！

劉：剛說曹操，曹操就到（起身指萍身邊凳子及自己坐位傍邊）請坐吧！政委

正惦念着呢？

孫：等一會不來我就要去催了。

萍：坐吧！坐吧！

（李在萍身邊坐下，方在劉身邊坐下，孫忙走去將店門關上）

劉：（向李及方）怎麼來得這樣晚呢？

李：給他（自己丈夫）做好飯才來的！

萍：你呢？

方：爸爸不放心，讓我同李大姐一道兒來的。媽媽還不要我來哩！

萍：誰不要你來？

方：媽媽。

劉：他媽的，老頑固，鬧他！

孫：他媽的！「斗他」！

萍：好了，好了！他來了不說了。

方：鎮長！七爺！我不是來了嗎？

萍：是的，是的！來了沒有關係！（向劉）我們喝酒吧！

劉：好的，喝酒吧！（向內）沈大爺，牛肉白干準備了嗎？

沈：（聲）都好了。端來嗎？

劉：端來，端來！

萍：孫會長在這兒坐吧；（指右桌左邊的坐位）

孫：這邊坐吧；這兒桌子寬些！（指左邊的桌子）

劉：也好！挪這邊來吧！

萍：好，挪吧！

（大家移坐左桌，劉鎮長攜方坐上邊，萍挾李坐桌左，孫移過燈以後，站在一傍）

萍：（指桌右邊位置）坐吧！

劉：坐坐！

孫：好！我坐。我坐！（坐下）

（沈捧酒壺牛肉酒壺上）

沈：牛肉白干來了！

劉：擺上來；

（孫接過酒菜放在桌上。散杯筷後，執壺倒酒）

劉：喝一杯（大家端起酒杯）請，請！（向沈）沈大爺喝一杯吧。

沈：鎮長！不客氣。我不喝，我還有事。政委鎮長請吃酒我不陪！

萍：請便！請便！（沈下）（孫倒酒）

劉：吃菜！請！請，（大家同舉筷）

萍：（端杯）請，（大家同舉杯）

劉：怎麼，翠英，你怎麼不喝呀？

方：我不能喝。

萍：不行，得喝。

劉：（拍拍方肩）喝吧，（方舉杯飲）翠英，敬政委一杯；

方：（端酒站起）政委，我敬你一杯。

萍：請坐（舉杯飲，飲畢向方）敬鎮長一杯！

方：（孫倒酒後執杯）鎮長，敬你。

劉：好（端杯飲）

孫：（問李）李大姐不敬政委鎮長的酒？

李：好的（端杯）政委，我敬你一杯。

萍：謝謝（執杯飲）鎮長呢？

李：（執杯）鎮長，敬你一杯。

劉：好，好，（飲向萍）政委！我也該敬你一杯。

萍：咱們不必客氣吧，（飲）

孫：（執杯）政委，我也該敬一杯。

萍：好，好，（飲）謝謝，隨便吃吧，這樣容易醉。

劉：好，是，是。

劉：悶酒無聊，請翠英唱個歌吧。

萍：歡迎，歡迎，（鼓掌）

方：我唱什麼呢？

李：就唱「採棉花」吧。

方：（唱）

棉花開花真好看， 八路行軍到我家。
問奴討杯茶或水， 一到門外就進家。

★ ★ ★ ★ ★ ★ ★ ★

奴家出外採棉花， 八路與奴來答話。
先問奴家辛苦了， 再問奴家是那家。

★ ★ ★ ★ ★ ★ ★ ★

劉萍：（鼓掌）好好，唱的好，再來一個。

方：不，我已經唱過了。

劉萍：再唱一個！

方：嗯，不。

李：再唱一個，（正在鼓掌催唱之際）

（劉吳氏憤憤地上）

吳：（指劉）到處找不到你？幾天不歸家，原來你在這兒吃喝玩樂！

劉：什麼事，什麼事，太太？

吳：還問什麼事？孩子病得要死了，家裏麵沒有不說，沒有一個錢請不起

醫生，買不起藥，你也不管！

劉：太太，誰說我不管？實在是因為我的事情太多了，顧不及。

吳：你只顧在這兒快樂，這是「顧不及」嗎？

劉：今天是因為政委要我來，不能不來。

吳：政委政委！你天天拿政委嚇人，政委又怎麼樣？

萍：吓，這是誰？長的還不錯（瘋顛地）

孫：這是劉鎮長的太太。

萍：啊，好漂亮（輕狂地）她加入了婦女會沒有？

李：沒有。

萍：為什麼不加入？

李：他是劉鎮長的太太。

萍：鎮長的太太就不應該服務慰勞嗎？也應該加入婦女會呀，（向劉）劉鎮長你太頑固了，

（微怒）

劉：不是，不是。因為我家的事情太多了。

萍：家裏事情太多了，也應該加入呀。

劉：是，是。

萍：今天就加入做婦女會的會員。

劉：是，應該加入。

萍：你是鎮長，她是鎮長太太，以後要多做些服務慰勞的工作。

劉：是。

萍：你們大家說，我這個號召是不是公平？

衆：是的，政委的號召極公平。

萍：鎮長，你心服不心服？

劉：心服，心服。

萍：各位同志，我的號召，大家都認為公平，劉鎮長也心服，我們現在要求劉鎮長太太先慰勞我們同志，我們一起跳秧歌舞好不好？

衆：好，好。歡迎，歡迎！

（大家合跳但劉吳氏站立不動）

萍：怎麼？劉太太，你為什麼不跳？

李：跳吧，跳吧。慰勞我們政委（拉着劉吳氏，但劉吳氏不動）

（劉鎮長在傍很生氣，劉吳氏向他看着）

李：鎮長，你叫他跳呀。（向萍）大概是因為劉鎮長站在這兒，難為情。

萍：啊，你是看見劉鎮長在這兒難為情？劉鎮長，你站到一邊去。

（劉退到右邊站着，但劉吳氏還沒加入合跳。）

萍：啊！你怕劉鎮長看你？好，劉鎮長，轉過身去，面向着壁，讓他學習學習（劉含怒轉身面壁）不許動。劉太太，跳吧。

李：（推吳）跳吧。

（吳被李推着不自然地舞）

（萍又復瘋狂撫摸着她們）

（舞興正濃門外人語）

聲（甲）這就是沈大爺的新華客店，大概政委就在這兒。

聲（乙）我們進去吧，走，走。

（門啓，大家散開，甲乙持槍，乙並揹着他們的包袱，左手拿着胡琴押解着杜一青杜雪英上）

萍：是什麼人？（杜一青雪英一驚後互視）

甲：是兩個來歷不明的人。

萍：那兒抓來的？

甲：路上盤查來的。

萍：有武器沒有？

甲：沒有。

萍：還帶着別的物品嗎？

乙：每人背着一個包袱，這老頭兒手裏還拿着胡琴。

萍：（指清及英）啊，這不是胡先生父女兩個嗎？

萍：怎麼，你認識他？

沈：不，我並不認識他。剛才在政委進來之先，在這兒休息過，他說他到城裏去的。

萍：好，你把杯盤，桌子擦乾淨，讓我來審問他。

沈：（收拾桌上的杯盤，將桌子揩拭乾淨桌凳擺好，萍走到左桌原位，劉走到左邊來站定，其餘人分站兩邊，在大家移動位置的當兒，清英互相注視點首，）

萍：（向清）老頭兒，你姓什麼？

清：我姓胡。

萍：號什麼？多大年紀？

清：胡子卿，五十八歲。

萍：你是那兒人？從那兒來？

清：我是懷來人，從宣化來。

萍：你到那兒去？

清：到張家口去。

萍：你是幹什麼的？

清：我是賣唱的。

萍：你能唱嗎？

清：我拉胡琴，我的女孩兒唱。

沈：（指英）她是你女孩兒嗎？

清：是的。

萍：（向英）你叫什麼名字？

英：我我（望望清）我叫胡大妮。

萍：你會唱嗎？

英：是的。

萍：那麼老頭兒，你拉胡琴叫你大妮兒唱一曲好嗎？

清：不過，我大妮兒唱得不好，我的胡琴也拉得蹩腳，請政委同諸位同志原諒。

衆：沒有關係，歡迎，歡迎。

萍：你不要噓，坐在那兒拉吧。

清：（拉胡琴）啊，我還沒有請教政委貴姓？大號？好像那裏見過。

劉：（代答）政委姓張叫張萍。

萍：拉你的，問我姓名幹什麼？我沒見過你（清向英一視，頭垂下英微搖搖頭）

清：（試琴向英）唱什麼？

英：漁家女，（唱）（唱畢衆鼓掌）

衆：好，好，唱得好。

萍：再唱一個。

清：再唱什麼？

英：長城謠。（唱）（唱畢羣衆鼓掌）

萍：還再唱一個。

清：孩子，唱『萬里尋兄』吧。

英：是，（唱，唱畢目視萍不勝哽咽）

李：喂！慰勞八路軍的歌，你不會唱嗎？

英：我不會。

清：政委，我的孩子隨我從北平來，她還沒學這些慰勞歌，請原諒。

萍：啊，你從北平來，那一定是「國特」，幾時離開北平的？

清：上個月初二離開的，政委，我並不是「國特」，我不是說過嗎，我們是賣唱的。

萍：你在北平幹什麼？

清：在北平還不是賣唱嗎？

萍：那你爲什麼要回來？

清：因爲我們太想家了。

萍：你們是幾時離開家的？

清：八年前鬼子到的時候。

萍：你們不是懷來的人嗎？

清：不是。

萍：當初懷來北平同是淪陷區，都是有鬼子，爲什麼要到北平去呢？

清：本來我們是準備向大後方去的，走到北平，路費用完了，就不能再走了。同時北平的鬼子，聽說比懷來的鬼子紀律好些，所以我就在北平流浪了八年。

萍：你既是懷來人，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清：我們是到張家口去。

萍：到張家口去幹什麼？

清：因爲懷來太小了，我們賣唱不能過活，張家口是大地方，每天可以多賣幾只曲子。

萍：你們的話，我們不相信，你說是不是「國特」……

清：政委，我們實在不是。

萍：不管，少說話。

李：少說話！

萍：（指揮着羣衆）你們都散去，讓我一個人來盤問（衆下萍又向甲乙）把老頭兒帶到區部押起，我來審問她！（指英）

英：政委，有什麼話不可問，爲什麼要把我爸爸押到一邊？

萍：爲了要核對你們的口供呀。

清：政委，我們沒有犯什麼法呀？

萍：（和善地）你不要怕，我不過問一問你，不會爲難你。

英：不，我不能離開爸爸，爸爸年紀老了，我要侍候他。

萍：祇要你們不是國特，爸爸還不是你的爸爸嗎？

英：不，我不能離開爸爸。

清：政委，我的孩子胆小，她不能離開我，請你可憐可憐我們父女倆吧。

萍：不行，不行，（愈兇惡）不要噁嚙，（抽出手槍）再多話打死你，（向甲乙）帶到區

部去，快，快帶下去！

（民兵甲在前拉清乙後推）

英：我不能離開爸爸，我不能離開爸爸（哭着叫）

清：（同時）我不能離開我的孩子，我不能離開我的孩子（痛哭着）

（甲乙推清下。萍持槍拉住英，推向一邊，將門關上，隨將槍掖到衣內，英只得在一傍哭泣着）

萍：大妮兒（走英身傍）不要哭了吧。

英：……………（依舊嗚咽着）

萍：不要哭了，我問你的話。

英：……………（嗚咽）

萍：（兇惡地）明明是國特，還說沒有犯法？

英：不，我們不是國特，政委，我們是賣唱的呀。

萍：你幾時到我們解放區裏來的？

英：我爸爸不是說過嗎？上月初二離開北平才到懷來來的！

萍：我們解放區的情形，你明白嗎？

英：我不明白。

萍：噢！你到我們解放區來了，就得受解放，不然的話，我們不能讓一個來歷不明的人自由行動。

英：……………

萍：你知道我們解放區裏組織有婦女會姊妹團嗎？

英：我不知道。

萍：她們的任務就是服務與慰勞。

英：與我沒有關係。

萍：噢！怎麼與你沒有關係？你既然來到我們解放區，就得要加入婦女會或者姊妹團。

英：我不加入。

萍：不加入可就不行；那末你一定就是國特——就縱然不是，我們也不能允許一個來歷不明

的人任意在我們解放區裏來去。

英：……………

萍：怎麼樣？你還是不加入嗎？

英：我爸爸犯了什麼罪？爲什麼要把他關起來？

萍：來歷不明，在我們解放區裏，就不能自由啊。

英：我要是加入了你們婦女會或是姊妹團呢？

萍：那他馬上就可以恢復自由，你決心加入嗎？

英：那起碼是明天的事，今天夜深還能辦入會的事嗎？

萍：那倒沒有關係，可是你對你的任務呢？

英：既然加入了，就只好聽你們的。

萍：既然這樣就好極了，在這兒坐坐吧。

英：你不把我的爸爸放出來，我不坐。

萍：沒有什麼問題，可是先有一個條件。

英：有什麼條件？

萍：今天晚上你先得慰勞我。

英：（面紅耳赤）慰勞你？

萍：難道你還不懂嗎？

英：（生氣）我不懂。

萍：不懂，我告訴你。（向英耳語）

英：（順手打萍一耳光）混蛋，你把我當什麼人？

萍：（惱羞成怒）噢！你爲什麼打人？好大胆（自衣服掏出手槍）小心你的性命。

英：（初見槍急向後退，旋下決心，挺身向前）好吧，讓你打死，讓你打死。

萍：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好走；要活命就得要依從我，要是不依從我，就要你的命。

英：你把我打死吧。（不屈）

萍：（拉英向內）走，（將槍指向左門）到裏邊去。

英：（左手被拉着右手亂打萍）你這混蛋，你這流氓。

（萍拉不住轉身用左手持槍，右手將英推向室內）

（錯亂的地步聲）

（喊叫聲）

（關門聲）

聲（英）：你這混蛋，你這流氓！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聲（萍）：把衣服脫下……跑得掉嗎？飛也飛不掉呀。……

聲（英）：你這畜牲，你這野獸。……

（衣服被撕毀的聲音）

（雪英驚叫聲）

聲（萍狂叫）呀！

(開門聲)

(急促的脚步聲)

(英哭未停，萍抱頭急跳出，將手槍沉重的擺在右棹上，坐到棹上邊的凳子上，雙手捧頭狀極痛苦)

(雪英自內出，衣服已被拉得一條條的，狀似瘋狂)

野獸，畜牲，你打死我……

……

英：……我知道我也逃不了，你打死我……

萍：……(拉起槍注視)

英：你打死我，你槍斃我好了，畜牲野獸……

萍：……(站起離開坐位，向前，略避開英的視線，收槍向自己比試)

英：畜牲，野獸，斃呀！我等着你。

萍：(又向槍注視)……

英：槍斃我呀，斃呀，我等着你呀，怎麼不斃呀。

(英見萍槍口不對住自己，急搶萍槍，萍不予，二人搶奪，忽然槍「砰」的一聲，萍負傷。槍落地，英向後退)

英：呀！(驚奇的後退注視着萍)

萍： 啞………唉啞………（呻吟聲）

英： 你，（哭泣）………

萍： 妹妹………我對不起你………

英： 啊，你………你………你是？

萍： 少………廷………

英： 你到底是不是哥哥嗎？（撫萍六鬢）哥哥，哥哥………（將萍扶到左傍椅上，沈大爺匆匆上。）

沈： （外聲）怎麼槍嚮呀，政委，政委。（發現英萍情形急向後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英： （對沈）他中了槍子兒了，快去叫爸爸來。

沈： （莫明其妙的）爸爸？

萍： 沈大爺，（掙扎着）她是我的妹妹。（極痛苦）

沈： 妹妹？不是姓胡嗎？

萍： 不，姓杜，………

沈： 呵，姓杜？（驚奇）

英： 是的，我姓杜，我們是張家口的人，杜一清是我爸爸。

沈： 啊，（有點知道）政委，可是你幹嗎叫張萍呢………

萍： 那是我的假姓名，

沈：啊！（點頭嘆息）到底是他，我叫他去，真是……（急下）

英：你怎麼走到共產黨這條路上來了呢？

萍：（喘息也）自從那年一家失散了以後，我就流浪無依，因為找不着你同爸爸媽媽，那時候北平天津都被鬼子佔了，我只好向西走到了延安，被送到抗大學習，抗大畢業後，就被派往各地工作。究竟這十年，來你同爸爸媽媽怎麼樣？

英：（放開，走到對面坐下）唉。說來話長。自從你走散了以後，我同爸爸媽媽就一直就隨着軍隊往南邊去了。二十七年春天，我們到達了漢口，就被難民所收容着。二十七年的秋天，武漢撤退，我們又流浪到了重慶。以後爸爸爲了維持一家人生活，整日在街上賣着書報。爸爸年紀大了，當然不能像一般年青的人，不停的勞動，常常賣了幾大書報，就要休息一兩天，這樣雖然能够勉強維持生活，可是我們生活也確實太苦了。

萍：媽媽呢？怎麼樣？

英：自從你走散了以後，爸爸媽媽都急得不得了，可是那兒去找呢？媽媽雖然日夜哭泣着，但是時局緊張，鬼子一步步的緊逼着，一家人不得不隨着軍隊向後面移，只好忍痛着放棄了尋找你的計劃。當我們向南奔逃的途中，媽媽無日不以眼淚洗臉，爸爸媽媽同我都時刻默禱着你的安全。到了漢口重慶，爸爸先後登報尋找你，可是報登出後，簡直就像大海撈針一樣，再也得不到你的消息，爸爸同我固然無時不懷念着你，可是媽媽心頭的懷念，一刻也不能忘記，終於思念成疾，臥病不起，到了三十年的春天，可憐的媽媽就

此長離人世，現在屍骨還留在北碚。埋骨異鄉，不知何年何月屍骨才能搬得回來。（言下泣不成聲）

萍：

（痛哭失聲）啊！媽媽！你已經永別人世，這都是兒子不孝的罪過。

英：

……（同哭泣）

萍：

你同爸爸幾時離開重慶的？

英：

去年八月，鬼子投降了，爸爸同我都歡喜得幾乎發狂，可是回頭想想，原來一家人，避難外出八年來，死的死，散的散，母親的屍骨，無法搬運，回家吧，田園破碎，又使人無限的感傷，緊接着共產軍到處發動內亂，大江以北，烽烟四起，黃河以北，更鬧得不成樣子，政府到底何時還都，誰也不敢預料，就是還都有期，我們又思家心切，就只好拚着吃苦，泣別了媽媽的墳墓，離開了重慶，搭汽車到西安，到西安再不能北上了，我就同爸爸在年三十的前天，步行到了北平，一路風霜雨雪不知道經歷多少困難危險，到現在還令人不寒而慄。

萍：

啊，妹妹，你同爸爸太苦了，……

英：

到北平又能過年的時候，旅店的淒涼，爸爸感到人亡家破，又流了不少的眼淚，又加着十年來惱人的逆境，爸爸竟變成多愁善感觸景生情的富於神經質的人。看到北平已不是以先那麼恬靜安適時，無端感慨，但因為一年一度的新年，雖然在不安慌亂的情形下，總還是家家爆竹，使爸爸觸動了無限鄉愁，老是懷念着田園墳墓，雖然明知道故鄉不安

靜，也不得不藉着化裝做賣唱的，步行着還鄉。

萍：啊，怎麼我一點也不認識了呢？

英：失散的時候，爸爸雖然有四十九歲，并還沒有蓄鬚，那時，因為生活的安適，心曠神怡，只看到卅九歲的人，十年來勞碌奔波，骨肉離散，爸爸的心理，是多麼苦痛啊，自然老得快啦，你不看到嗎？鬚髮蒼白，簡直不像六十上下的人了，當然你是不認識了，————啊！哥哥，記先你為什麼不同我們相認呢？

萍：妹妹，你們同我走散的時候，你才只有九歲，於今你已經十八歲了身材也長得這樣高，我怎麼能認識你呢？

英：那末現在你又怎麼認識我呢？

萍：本來已經不認識你的，當我撕粹的衣服的時候，你右邊頸下的紅疤，就很顯明的露出來了，我還記得你那個紅疤，本來是出世的時候就有的，當你幼小的時候，面積很小，以後你長大了，它也就長成很大一塊，如今依然存在，所以我才知道是你。啊，妹妹，難道你同爸爸都不認識我了嗎？

英：怎麼不認識你呢？

萍：那你們為什麼不同我相識呢？

英：當我同爸爸初見到你。都很駭異，你可是不敢斷定是問到你，又說你姓張，我們更不敢認你。你要我唱歌的時候我故意地唱出「長城謠」，爸爸又故意叫我唱出「萬里尋兄」

，你却一點也沒有感動，還是那樣兇惡囂張，爸爸同我縱然明知是你，也不敢相認了。以後你要將爸爸押到區部去，我同爸爸那樣哀求你，還是無效，你還是那樣瘋狂無恥地欺負我，哥哥，你太兇狠了！

萍：啊，（沉在痛苦深淵裏）妹妹，我對不起你，我是畜牲，我不是人，我對不起你，對不起爸爸！（痛哭）……………

（外面人聲）

聲（沈）政委，政委。杜先生來了。

聲（清）少廷！少廷！

英：唉呀，爸爸來了，（忙跑到門邊開門）

劉：（站起）不，妹妹，我不要再見爸爸，（拾起槍來）

英：爲什麼？

萍：我沒有臉……………（槍口對準自己腦袋「砰」地一聲倒地。）

英：呀，哥哥，哥哥。（撫屍痛哭）……………

（沈清同上）

沈清：怎麼啦？

清：呀，少廷，少廷，……………（撫屍痛哭）

（清英齊痛哭）

沈：（感慨同情）啊，多麼的慘痛！

清：（斷斷地抬起頭站起）十年來流離顛沛，家破人亡，吃盡了多少千辛萬苦，嚐受了多少驚駭恐怖，好容易忍受着煎熬，求得了抗戰勝利，總想着可以重歸故土，整理田園，誰又想到，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這一羣土匪又打碎了我們未來的幸福，驚碎了目前的好夢，使我一切計劃！預想都成了泡影！父女們好容易費盡了跋涉，奔波，還鄉歸來，眼看着有家歸不得！父子兄妹，一家骨肉，好容易見面了，竟使我們不能團聚……是誰叫我們不能休養生息？是誰叫我們有家難歸？是誰叫我們骨肉不能團聚？（拾起槍高舉着）我們要求和平，我們要統一，我們要安定，我們要殺盡那些甘心出賣祖國屠殺同胞的共匪！

（幕閉）

黃沙河

• 楊照 •

第一場

人物：

王德盛——侍從參謀的傳令兵
李海山——

楊朝綸——一八四師五五二團團長

侍從參謀——一個共匪地下工作人員

王政委——共匪工作員

潘朔端——一八四師師長

李菁——政工隊員

奸匪甲——被共匪強徵去的無辜青年
奸匪乙——

時間：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黎明

地點：析木城郊的黃沙河岸山溝裏

啓幕：天空將有黎明景色，遠遠傳鷄啼聲，犬吠聲。

（內有人喚李海山，答有，繼喚王德盛答有，「你們在這兒等着，我去去就來」，答是。）
（李海山隨王德盛上。）

山：侍從參謀走了，咱們來休息休息罷。

盛：（疲乏地）他媽的，咱老子打退了日本鬼子，好容易抗戰勝利了，誰知道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又到處搗亂，今天扒鐵路，明天炸橋樑，左一個清算，右一個拉壯丁，弄得民不聊生，上面又調咱們到東北來打八路匪，以至於才打到了這個窮山惡水的山溝裏來，從他們包圍海城到現在，三天三夜沒有睡覺了，真他媽的有氣！

山：可不是嗎？連回家看看的機會都沒有。老王，說真的，你家裏有信給你嗎？你這麼大的年紀了，不想你的孩子？

盛：小李！你別瞧我比你大上十幾歲，可是精神却很好，氣力還很大，（興奮地）你信不信這麼一拳？（盛以拳擊山胸前，山差點跌倒）

山：好了，好了，受不了，知道你的氣力大！精神好！

盛：對不起！說得到想家麼？我最初入伍的時候，還有那點兒念頭，可是現在却絲毫沒有了，小李，你要知道：我們一個人入了軍隊，就是把身體貢獻給國家，上面要你怎樣，你就應該怎樣！不服從就不算是中國的軍人！

山：（笑）老王！你真有一套。用文明詞兒來說你，你真前進！

盛：再說就是打死了，也是為國家，死也光榮的！噯，我倒想起來了，李副營長，張連長，董排長他們的事情，你知道嗎？

山：我已經調過來跟侍從參謀宣傳令兵了，這些事我沒聽說。

盛：那麼我告訴你，願意聽嗎？

山：我當然願意。

盛：就在這個月的二十三號那一天，駐在鞍山的五五一團，突遭共匪猛攻，湯崗子我軍被圍了，我們的楊團長就派了李副營長，帶了隊伍去解救，沒到一天的工夫，把他媽的共產黨都打退了。

山：真痛快！

盛：可是誰知道李副營長帶隊撤回海城的路，又給他媽的共匪包圍了，中了他們的埋伏！他們的人比我們多，他們的地勢比我們好，就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李副營長，張連長，董排長，都先後陣亡了。（低下了頭）唉，那一次的犧牲，實在是太大了，許多官長，弟兄死的也太慘了。

山：（切齒地）他媽的，八路匪真可恨，我非殺光了他們不可！

盛：小李！少說廢話，你差不多要給人家殺掉了。

山：話雖然是那麼說，可是咱們的精神，都很好呀！你就說咱們在雙山打了一仗，玉皇山打了一仗，教軍山打了一仗，退守海城又打了三天三夜，雖說是彈盡援絕，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沒有覺睡，可是從師長到弟兄，誰也沒有說過一個苦字。

盛：那到是的確。

山：唉！實在是共匪的人太多了，他們拉着成千成萬的老百姓，一陣一陣往上湧，真够殘酷的！

盛：他媽的，也真是！老天爺總不幫咱們的忙，唉！這也叫命該如此。

山：老王！這一點兒，我可要說你了，你究竟是大年紀了，思想落伍了。

盛：（不解）思想交伍了？

山：你盡在怨天怨命，天能把我們怎麼樣？命又能把我們怎麼樣？告訴你，什麼事都是事在人爲，人要把他怎麼樣，他就會怎麼樣的！

盛：那麼，你又爲什麼要跟着突圍，不待在海城裏死守？

山：這是不可能的事呀！戰略上與我不利。

盛：（忍不住地笑了）哈哈！小李！你幾時入了軍官學校？你也曉得戰略了？

山：不要開玩笑，我是在昨天晚上聽到我們侍從參謀和師長在談的，他勸師長帶了隊伍突圍。

盛：小李！你真不愧爲參謀老爺的傳令兵，再當幾年也可以混個小官兒做做了

山：別挨罵了，你現在不是一樣也調到侍從參謀的手下來了？

盛：我才來了幾天？他才你的老長官啦！

山：不！我也是才調來幾天。

盛：你說到侍從參謀，他姓什麼呀？

山：好像姓張！不，姓王；不，姓方；不，姓；唉，反正有一個姓吧！

盛：嘿！真飯桶，你跟他當十來天的差，連自己官長的姓，都不知道？

山：你不也跟他有三四天了？

盛：你真糊塗，你不知道我不識字？

山：老王，你猜我怎麼樣？

盛：你呀？

山：我跟你一樣，它認識我，我可不認識它。

盛：那就難怪了，哈哈！（笑了）

山：（突然）老王！有一件事，倒是很奇怪，你在參謀辦公室裏當差，當然是不會知道。
盛：什麼事？（楊朝綸暗上，察觀四週動靜）

山：我是在他的寢室裏當差，他總喜歡晚上換着便衣一個人出外，有時一整夜也不回來。
盛：噫！

山：有時深夜一兩點鐘，還有老百姓來找他，老百姓一來，他就叫我出去，並且把門關上，好像有什麼祕密的事商量，不等他叫，不許任何人進去。有一次我倒了兩杯茶進去，挨了半天的罵，還罰了一個鐘頭的立正，咱們的官兒，脾氣可真大。

盛：（懷疑地）那可奇怪了！

山：唉！還是咱們以前在楊團長那兒的好，楊團長人多麼好呀。

盛：我也是那麼想。

綸：李海山，王德盛！

盛：（同聲）有！（立正敬禮）

綸：你們在這兒談些什麼？你們剛才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山：（驚駭地）我沒有說什麼！

盛：我也沒有說什麼！

（楊注目看他們）

山：（低聲向盛）你說呀？

盛：（低聲向山）你說吧！

山：（小心地）報告團長，因為……因為剛才侍……侍從參謀他口渴想……

盛：（提醒他）想喝水。

山：對：對：對了，想喝水：小的們說給他到旁邊村莊裏去找水去，他不要，他要自己去找去，叫小的們在這兒等他，所以小的們坐在這兒閑聊天。

綸：（自語）奇怪，他怎麼自己去找水？他……他分明是……李海山，王德盛。

山：（同聲）有。

綸：你們剛才說侍從參謀常常在晚上換上便衣一個人出外……？

山：（同聲）是的。

綸：有時候整夜不歸？

山：（同聲）是的。

綸：深夜有老百姓來找他，關上門好像有祕密事情接洽？

盛：（同聲）是的。

綸：（自語）這個人形跡可疑，師裏只有馬參謀長一個人認識他，由於馬參謀長的推荐才入侍從參謀。據馬參謀長說：和他也是萍水相逢，按種種情形推測……不要中了奸匪

●李海山！

山：有。

綸：你們參謀常有人給他來信嗎？

山：前天有個老百姓給他送一封信來。

綸：他看過了怎麼樣呢？

山：他看過了就把它燒掉了。

綸：唔，有沒有寫回信？

山：他對送信人說：晚上和你們老爺會面。

綸：當晚可在家？

山：換便衣出外一夜沒回來。

綸：唔。王德盛。

盛：有。

綸：你是跟我的老弟兄了，在軍隊上也服務了多年，對軍事上的常識，你大概也明白了一點兒了吧？

盛：團長的竟意思是說侍從參謀是……

綸：不用再說下去了，你既然明白，那就好了。我現在派你担任一點重要的任務。

盛：是。

綸：千萬要祕密。

盛：是。（楊把盛拉在一旁）

綸：（低語）我派你隨時監視侍從參謀的行動，有什麼動靜，就向我報告。

盛：我跟隨團長多年，蒙團長的提拔，決不辜負了團長的好意，一定按着你的吩咐去做，請你放心。

綸：（向山）李海山。

山：有。

綸：你跟我去見帥長，把剛才的話報告帥長。

山：是，可是參謀他回來了呢？

綸：這兒有王德盛在，不礙事的。

盛：小李，你跟團長去，參謀回來我給你報告。

（楊又向盛耳語隨即偕山下）

（片刻）

（遠處傳來一陣腳步聲）

（盛看到是侍從參謀走回來，他靈感一動，藏到樹林後的草堆裏面。）

（舞台靜了片刻！傳來侍從參謀的叫入聲）

謀：（在內）李海山！李海山！（片刻）

謀：（在內）王德盛！王德盛！（侍從參謀上）

（回顧四週坐在右凳上）

謀：這些死東西都到那兒去了？真可惡！

（袋內取出香烟吸着）

（在台中徘徊着）

謀：（自語）分明約好在七子溝會面的，他為什麼又不來呢？待一會兒師長帶隊伍來了，如果我們這方面還沒有準備妥當的話，給他們衝了出去，那怎麼辦呢？豈不是糟糕？

（隨即向外看看）糟糕，糟糕。

謀：也許是政委、會這會兒工夫才到七子溝去（突然地）也許是政委，會經過這兒，上前面看看去。
•（下）

（盛剛要走出來，聞聲又縮回去）

謀：（在內）王政委你才來呀？害我在這兒等了半小時。

委：（在內）對不起！對不起！我來晚了。

（盛又伏在草裏）

（謀與委上）

（王政委東顧西顧地四面看看）

謀：（笑着）不要緊！不要緊！這兒沒有人，連我那兩個傳令兵都走開了。

委：沒有人最好，省得我們再去找地方了，就在這兒談吧？

謀：好的。（二人四望，安然坐下）

謀：這些天真他媽的不好幹，不用說是睡覺，就是飯也沒吃，連水也沒有喝着。一口。

委：沒有關係，你是爲了本黨鬥爭而努力，事情成功，一個政治主任不成問題的。（取出袋內燒餅和水壺）吃點兒這個怎麼樣？

謀：（接過）好東西，我正餓着了。

委：這也算是給你賀功。

謀：謝謝。

委：一八四師的隊伍全來了沒有？

謀：都來了，現在全在距離這兒一里多路的馬家店休息呢。這一次我進行非常的順利。

委：那麼你是怎麼混進他們師裏面去的呢？

謀：事情是這樣的，在我們軍隊沒有猛攻雙山的時候，我就混進了海城。我知道他們的兵力單薄，地勢又不利，他們勢必退守海城，我便開始在海城活動了，和幾位同志們假設了一個牛奶公司

，我借着送牛奶的名義，混進了他們的師部。

委：那麼又怎麼當起侍從參謀來呢？

謀：師部的馬參謀長和我混得很好，他會問到過我的身世，我就說我也曾經在軍隊上做過事，因為和主管鬧彆扭下來的。我常和他們談些個軍事上的常識，他很看得起我，說我是一個人才，他總說要推荐我到潘師長那兒去服務。

委：後來呢？（盛露頭靜聽未給他發現）

謀：後來他們所有的隊伍都撤回來守海城，打了三天三夜，彈盡援絕，既無增援，自己又難以支持下去，他想空圍可是又沒有一個熟悉地理的人，就在這個時候，經過馬參謀長的推荐，就混進了師部當上了侍從參謀。他還真信任我，我那時說，讓我到前面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情況，他一點也沒有起疑心，他現在正等我的消息，在馬家店休息呢。

委：好辦法，你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謀：豈敢、豈敢，我昨晚和張政委商定的都知道了沒有？

委：都知道了。

謀：都準備好了沒有？

委：都準備好了。

謀：來了多少隊伍？

委：來了八個旅。

謀：怎麼安置？

委：是這樣：左面山腰二個旅，右面沿黃沙河一個旅，迎大路三個旅，切後路兩個旅，

謀：（得意的笑着）好！

委：現在候他們隊伍一到，等你的信號一響（考慮地）不過，他們的彈藥還有多少？

謀：沒有什麼了，就有一點兒，也都是他們官長自衛用的。

委：那就更好辦了，你計劃用什麼做信號？

謀：（指手中電筒）就用這個用意。

（這時盛由草堆裏出來，拿着手槍欲擊死王政委）

盛：好，你們這些奸匪！我沒有子彈，用槍柄打死你（委急呼「呀」，閃在一旁，沒給打着，謀急取出手槍將盛擊斃）

謀：（走過來）你受了傷沒有？

委：沒有，沒有。

謀：快快，我們把他屍首埋掉，埋到左面山腳下去，隨後你聽我的信號。

委：好，快去，快去，

（兩人擡盛屍首下）

（片刻）

（傳來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

潘師長：（在內）楊團長！

綸：有！

端（卽潘）；（在內）你命令各單位官長帶領弟兄在三十米以內稍事休息，本人隨即訓話。

綸：（在內）是，各單位官長注意：師長命令，各位帶領兄弟在卅米以內稍事休息，師長隨即訓話（委和謀上聞聲又偕入）

衆聲：是（潘師長偕楊團長上）

端：朝綸，你也够辛苦了，我們在這兒坐下，休息一會兒吧。

綸：我倒不覺得累。師長，你從雙山作戰起，堅守海城三晝夜，你真够辛苦的了。

端：（坐下）你和我不是一樣嗎？

綸：（也坐下）這一次我在第一線指揮所看到我們的部隊，士氣仍很旺盛，因爲匪共的人多，和他們處境優越，才使我們遭遇到莫大的損失。

端：這一次要沒有侍從賈參謀給我領導突圍，我們怕是要死在海城裏面了。

綸：（察覺端有些氣餒）這個……

端：唔。

綸：（直言）師長，我覺得賈參謀這一次領我們突圍有些……

端：我看事情不會有那麼嚴重，對於他的情形，我也隨時注意，而且就當前的情勢來說，我們不得不突圍，現在我們只有提高警覺，預防萬一。

綸：是的。

端：朝綸！我們現在就趁賈參謀還沒有回來以前，集合隊伍在前面廣場上，我向他們訓話。

綸：是。

（綸下，端站上土坡，準備和官兵們訓話）

綸：（在內高呼）各單位官長注意，現在請你們把隊伍帶過來，在這兒廣場上集合，聽師長訓話。

（遠遠傳來腳步聲自遠而近）

綸：（在內）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稍息，立正。

端：各位官長、各位弟兄。

端：稍息，我們是中華民族最勇敢的生力軍，我們是國民革命軍最優秀的幹部。我們經過八年浴血的抗戰，在反侵略的戰綫上，發揮過我們雄大的威力。在越南的道上，爲祖國爭取到千年萬世不可磨滅的光榮。這一次奉調到東北來剿匪，主要是掃除掉我們中華民族復興建國的障礙，目的是完成我們國父國民革命的素願，要建立起一個和平統一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我們現在要復員，而共匪偏偏要內亂，我們現在要建設，而共匪偏偏要破壞，像這樣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我們必須把他全部消滅，解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一次，我們在海城被圍，實在是因爲我們的地形惡劣兵力單薄，才弄到這樣子，我本來是準備在海城堅決的死守，可是已經經過了三天三夜的對抗，我們已是彈盡援絕了，要是再支持下去，那必然要做無謂的犧牲，所以我才決定帶着部隊來突圍。我們回到了原防之後，重新再整頓一下，誓必收回海城的失地，消滅我們的頑敵八路軍！現在我們還沒有達到安全地帶，所以大家無論是行軍，休息，宿營，都要提高警覺，預防敵人偷襲，現在我們在這兒休息一下，等會兒賈參謀來了，我們就出發，今天

我要說的話完了。

綸：（在內）立正。

端：稍息（下了土坡）

（綸上）

綸：師長累了吧？

端：還好，待會兒賈參謀來了，我們馬上就走。早一點趕到一個村莊裏，可以找一點東西吃。

綸：好的，弟兄們也有好幾天沒吃飯了。（謀上）

謀：報告師長，前面沒有什麼情況。

端：我等你好半天了，你怎麼沒去馬家店呢？

謀：我一直在觀察四週的動靜，剛才去馬家店你已經不在了，我想你一定曾趕到前面來的。

端：我們馬上就出發吧。

謀：（故意）不，前面都是山路，不大好走，我們就在這兒休息會兒，天亮了再走。

綸：突圍還是黎明的時候好。

謀：這倒沒有關係，好在前面又很安靜，一點情況也沒有。

端：好，就在這兒休息一下，我已經有三天三夜沒休息了。

謀：（假裝靈感突起）哦，師長，部隊全守在廣場上不大好能？假如共匪突然間來包圍，我們會措手不及，我看不如把部隊暫時分散佈置一下的好。

端：不，我們的人少，要是共匪用大量兵力，來襲擊我們的話把自己部隊分散了，主力怕一時集中不起來。

謀：唔？

端：我看（向綸）楊團長，還是以團為單位，就在附近休息，要注意警戒。
綸：是。

謀：師長你餓了吧？我袋裏有點（取燒餅）你先充充饑吧！

端：（好奇地）這是那兒來的？

謀：（心虛的）唔，這……這是從一個老百姓家裏買來的。

端：我吃兩個，（接過燒餅）

（綸上）

綸：報告師長，都已經命令他們了。

端：（見綸，欲遞餅）朝綸你也吃一個吧。

綸：我不忍心吃。

端：怎麼？

綸：我不餓。

端：這東西也真不好吃，等到回到原防之後，我們痛快的吃一餐（放下燒餅）

謀：（看錶）時候不早了，天怎麼還沒有大亮呢？師長，來看看四週的地形吧？（取出電筒）

端：好的（端隨謀上土坡，謀用電筒四射）

謀：（指點着）這面是黃沙河，這面是牛尾山，這面是石人溝……（突然槍聲四起）
端：（驚）這是怎麼回事？

謀：（陰笑）這是老百姓歡迎你們在放鞭爆呀。

端：（知事不妙，恨極，拔槍欲擊謀，）你這沒有心肝的禽獸！我要宰了你！（發槍未擊中）
（兩匪兵上）

匪甲：別動！（槍口比着端繳端槍）

（李菁倉慌奔上。她着政工隊員服裝）

李：師長……

端：（憤恨地）李同志，師長已經被這（指謀）魔鬼害了。

李：（向謀）想不到你原來是一種衣冠禽獸？

謀：但是，你總該想到你如今落到誰的手掌了。（陰笑）

（槍聲更密）

（李流淚）

（楊團長慌忙奔上）

綸：報告師長……

端：（揮手）趕快去指揮。

（綸正欲奔下——）

匪乙：別動！

綸：（不顧一切，向外大呼）同志們，跟他們拚罷！

衆聲：對，跟他們拚！

端：同志們，我們死也不能屈服！

衆聲：對，我們死也不能屈服！

（槍聲大作）

謀：（舉鎗擊端）那你就死罷。

（一槍擊中端左臂，痛極，欲倒）

第二場

——幕

人物：李菁

侍從參謀

王政委

楊團長（楊朝綸）

張副團長（張文蔚）

陳營長（陳家興）

時間：三十五年十一月三日傍晚

地點：同前。

啓：天空尙存着些殘餘的烟雲，正是空襲的時候，機聲不絕，無何，機聲消失。

（李菁與楊團長打叢林中上）

綸：哼，這班土匪，今天大概要倒臺了。

李：嗯，該佈置的，得趕快佈置呵。

綸：別的都差不多了，右翼的二六師，已經派人取得了聯繫，時間一到就響應的，現在就看你的戲了。（忽聽腳步聲，向李示警）噓！（溜下）

李：（向外）我的大爺，空襲已經過去了，你沒有嚇壞吧？

（賈參謀上）

謀：沒有，沒有。你現在該叫我主任囉。我不是一八四師政治部主任嗎？

李：那末，你該叫我政委囉，我現在不是當了政委嗎？

謀：真的，你這個政委頭銜，還不是我跟你弄到的嗎？比起你以前當政工隊員，可威風多了罷？

李：當然囉，要不是你，我這條命都完了呢。

謀：你真聰明，曉得看風轉舵，像你們潘師長那種人，就未免太什麼。當時，我那樣苦口婆心的勸他投誠，他可怎麼也不答應、就連一張反正起義的通電，也不願簽字。

李：唉，你們把他拷打得那個樣子，真是太殘酷了。

謀：這就算殘酷？（一笑）這還算是頂輕的呵，要是用重刑，像拖屍囉，倒栽葱囉，恐怕他早就完蛋了。

李：這些刑法，也虧你們想得出。

謀：這不過是專門對付那些頑固份子的。聰明一點的人，自然就不會吃這種苦頭了。就像楊團長那種人，都還算識事務的。雖然只有五個月工夫，隊伍已經叫他整理得差不多了。

李：那當然囉，下級幹部差不多都調到佳木斯受過「訓」，腦子裏頭，全都裝滿了馬克斯，要整理自然容易。

謀：不過，現在我們還是不能疏忽，據我看，這里面還有不少危險份子，像張副團長啦，陳營長啦，這些人，都還要特別注意。

李：我也有這個感覺。

謀：所以咱們得隨時監視着他們的行動，尤其是你，過去跟他們都是認識的，容易接近，不致叫他們懷疑。

李：那自然，這些天來，你沒看到我隨時在跟蹤他們嗎？你放心罷，有一點兒動靜，我就會告訴你主任大人的。

謀：唉，別這麼稱呼罷，你乾脆叫我偉，我就叫你菁（握菁手）

李：（欲拒）別這樣罷，人家看了……

謀：怕什麼？你還顧慮王政委嗎？那小子，可真是個餓鬼，你千萬別上他當。

李：瞧你，那樣小看人家，你以為我那樣沒有眼光嗎？

謀：（衝動地）哎，你真好，菁。

李：（念開）這個地方，真還不錯。咱們明天就要出發離開此地了，你沒有一點留戀？
謀：我可沒有這種感覺。

李：哦，剛才楊團長說，在出發以前，想請你們對弟兄們講講話，你怎麼樣？

謀：對弟兄們講講話？咳，算了罷。要是瞎扯談，倒還有一手，正式訓話，我可就不大內行了。

李：隨便講幾句對付對罷。尤其是你，一個大主任，連訓話都不去，像什麼話？

謀：好，等會集合好了的時候，你通知我罷，我現在還要到部里去一下。

李：（撫媚地）好，那我就在這兒看看動靜。

謀：有什麼情報，立刻告訴我。

李：那自然囉。（謀下）
（王政委從林中暗上，冷不防地咳了一聲，把李青嚇了一跳）

李：瞧你，這麼鬼祟祟的嚇了我一大跳！

委：喲，我的心肝兒，想不到你胆子還這麼小。剛才老賈在這兒談了些什麼？

李：原來你還躲在那裏偷聽，那你問我幹嗎？

委：說實話，我也剛剛才躲過警報來，連你們後來的幾句話，我也沒聽清楚，他究竟向你說了些什麼？
李：（故意挑撥）他說，我的好青青，你可千萬別上他的當，他是個餓鬼。

委：（醋火中燒）真的嗎？這忘八蛋，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是什麼東西？青，你當真相信他的話嗎？

李：誰那麼沒出息，相信他的話。

委：（喜）好，你真偉大，有眼光，有志氣！你要是信了他的話，那你就倒了八輩子的霉，據最可靠的情報，他家里的孩子，都有三四個了，所以我勸你，別跟他接近。

李：哎，你也太小心眼兒了。你難道還不相信我嗎？

委：相信，相信，（握著手）我不過順便提醒你一句。

李：哎，別動手動腳的！

委：哦，真的，我的事情，向他提過沒有？

李：（故意）什麼事？

委：別裝佯。

李：噢！就是你託我，在他的面前說說，活動一個區長當當？

委：對了。

李：你不是和他很知己的嗎？還用的著我？

委：唉，我和他知己，也不能知己到像你這種程度哇。再說他現在官兒當大了，我的話可說不上了，所以……

李：所以要利用我走走內綫是不是？

委：（慚笑）嘿，這……這個，好在我們是自己人……

李：誰同你是自己人？這個我可不能幹。

委：好菁菁，你給我說一說吧！

李：哼。

委：將來當了區長之後，又可以大大的向老百姓清算清算了，我有錢還不就是你有錢？我有了錢，我給你造洋房置汽車買鑽戒、去跳……

李：去跳舞。

委：對了，去跳舞。（順手拉起菁菁欲做跳舞姿態却給菁推開）

李：哼，滾開。

委：啊，怎麼？

李：哼！

委：你真的變了心不愛我了嗎？

李：誰愛你這個蠢傢伙。

委：好，我上吊去了。

李：（換了一付態度）唉，幹嗎呀！跟你開開玩笑你就認真。

委：我知道你不會忘記了我的。說正經的，我的事，究竟向他說過了沒有？

李：說過了，一天像念佛似的念上三五百遍，告訴你，早就和他談過了。

委：他說怎麼樣？

李：他說因為最近的駐在地還沒有安置妥當，行政沒法展開，人事調動當然更談不上。

委：這個老滑頭！他還說些什麼？

李：他還笑着說（裝謀的聲調）親愛的菁菁，我不願意聽到你在我的面前替他說話。

委：這個壞蛋，我有機會非趕跑了他不可，也讓他知道知道我姓王的顏色！

李：難道區長也不想當了嗎？

委：這，這自然要等區長活動到手以後，才能開始幹囉。

李：那末，照這照樣說，你現在對他還只有將就囉？

委：那當然。

李：那末，我告訴你，今天楊團長請他和咱們弟兄們訓話，你不防趁機會恭維他一頓，拍他一頓馬屁。

委：拍他的馬屁？那我不幹！

李：不幹活該！

委：（沒法）好好好，我就拍，什麼時候拍？

李：大概還得一會，等隊伍集合好以後，我再通知你罷。（發現外面來了人）喂，你趕快讓開罷，好像是陳營長來了，據老賈說，這是危險份子，我得監視他的行動！

（委下。一會兒陳營長張副團長上）

李：陳營長張副團長。

興：李同志。

李：楊團長呢？

興：在後面來了。

蔚：這兒還清靜罷。

李：還好。賈主任，王政委剛才已經走了。事情佈置得怎麼樣了？

蔚：現在就是來聽楊團長的最後的吩咐。

（楊團長上）

李：團長。

綸：呵，李同志，事情談得怎麼樣了？

李：都答應了，只等我的通知。

綸：好極了，李同志，這回你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李：哪裏的話，這全是份內的事。不過，事情再不能遲疑了。你們幾位，已經開始被他們注意了。

綸：對的，這回不管成功失敗，生死存亡，得孤注一擲的幹一下子！能够成功，我們就有面孔去見

領袖：否則我們只有全體跳下（指下面的河）黃沙河！自從在析木城外突圍被俘，已經五個月了。在這五個多月當中，我們受過多少侮辱，受過外人多少責難咒罵，犧牲了多少弟兄，經過多少艱難危險？如今，我們的師長都還躺在醫院裡頭呢！

（大家低頭難受）

綸：但是，一八四師的靈魂是沒有屈服的。我們的幹部雖然經過共產黨的特殊訓練，但他們却沒有

忘記他們神聖的革命任務，更沒有忘記領袖「被俘不屈」的訓示。我們的隊伍，雖然被滲入了一些奸匪份子，但大部份都是被迫加入的。他們還有良心，有血性，共產黨出賣祖國，禍國殃民的陰謀，蒙蔽不了他們，欺騙不了他們。因此，我們的反正計劃，已經得到普遍的擁護。現在我們只有抱着必死的決心，撲滅這羣奸匪，回到三民主義的陣營里去。（看看錶）現在時間不早了，咱們開始動作罷。特務連配屬陳營長指揮，担任各交通要道的警備工作，在信號槍響過兩分鐘以內，要佔領石人溝車站，斷絕各重要通路交通。劉團圍攻匪軍第六縱隊司令部，本團集合到此地假裝聽訓，把賈主任他們解決之後，立刻參加劉團攻擊前進。胡團暫時控制着，準備機動使用。張副團長，請去把本團隊伍帶到這里來，你們分途佈置去罷。

蔚興：是（下）

李：今天該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罷？

綸：希望這樣就好。

李：唉，就是師長沒在這兒，不然全師都脫險了。

綸：這我們自然得想法救他出來的，等第六縱隊解決之後，就好辦了。那末，現在請你去請賈主任他們來罷。

李：好的。

綸：務必要鎮靜，不能露出一點縫跡呵。

李：我知道。（下）

（楊團長到處看了看地形，在心里計劃了一番）

（此處宜配以緊張，恐怖的音樂）

（外面有集合的口令聲）

（一會兒，張副團長上）

蔚：報告團長，隊伍已經帶來了！

（李菁領買主任王政委上）

謀：楊團長你也够辛苦了。

綸：也沒什麼。我想趁這個閒工夫讓他們聽聽你的訓示。

謀：這，這個我沒有什麼準備呀。

李：你就隨便的扯幾句吧。

謀：好，就隨便談談（剛站上土坡，外面響了一聲信號槍，同時，呼聲大作，遠近槍聲四起）

官兵呼聲：（在內）打倒禍國殃民的共產黨！消滅破壞和平統一的八路軍。（謀知不妙，欲取手鎗

，綸早有準備，持鎗逼謀。）

綸：別動，舉起手來！（這時委欲逃，爲蔚擊斃，并將謀之手鎗繳出，謀呆若木雞）

綸：各位同志：現在我們馬上就要回到我們三民主義的陣營裏去了。我們今後，更要不斷地努力，用我們堅忍不拔的精神，來完成復興建國的大業。我們要誓死來消滅掉破壞國家民族利益的八

路軍！這一次我們所遭受到恥辱是誰給我們的？（指謀）就是他！我現在就拿他的血來祭奠一下我們一八四師遇害的同志。（擊斃謀）

（外面歡呼聲）

綸：大家不要亂。我們還有更艱險的任務：我們全部加入劉團圍攻匪軍第六縱隊，我們要澈底地消滅這羣土匪。

（呼聲，鎗聲）

（幕徐下）

本劇本專
供軍中上
演，此外
一切權益
，仍歸作
者保留。

(非 賣 品)

發行者 國防部新聞局

編輯者 國防部新聞局第三處

印刷者 廿世紀出版社

社址：南京建鄴路二十八號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3-1947

9

0040